目錄

[目錄 1](#_Toc8724047)

[編者序 4](#_Toc8724048)

[達生編 6](#_Toc8724049)

[重印達生福幼二編序 7](#_Toc8724050)

[香蕉、芋頭，二種不可同時吃。 10](#_Toc8724051)

[治肺病二良方 11](#_Toc8724052)

[刪節廣布序 12](#_Toc8724053)

[原引 13](#_Toc8724054)

[大意 14](#_Toc8724055)

[卷上 16](#_Toc8724056)

[原生 17](#_Toc8724057)

[臨產 18](#_Toc8724058)

[宜忌 25](#_Toc8724059)

[試痛 26](#_Toc8724060)

[驗案 28](#_Toc8724061)

[卷中 30](#_Toc8724062)

[保胎 31](#_Toc8724063)

[飲食 32](#_Toc8724064)

[小產 33](#_Toc8724065)

[產後 34](#_Toc8724066)

[胎死腹中 37](#_Toc8724067)

[胞衣不下 38](#_Toc8724068)

[乳少 39](#_Toc8724069)

[格言 40](#_Toc8724070)

[方藥 41](#_Toc8724071)

[卷下 46](#_Toc8724072)

[附方 47](#_Toc8724073)

[附小兒方 49](#_Toc8724074)

[補遺 53](#_Toc8724075)

[胎前保護 54](#_Toc8724076)

[產後調理 55](#_Toc8724077)

[臨產需用 56](#_Toc8724078)

[經驗良方 57](#_Toc8724079)

[毓胎避忌 58](#_Toc8724080)

[逐月忌日開列於下 59](#_Toc8724081)

[稀痘仙方 61](#_Toc8724082)

[墮胎惡報 62](#_Toc8724083)

[附達生編濟驗 63](#_Toc8724084)

[保產心法 64](#_Toc8724085)

[懷孕部 65](#_Toc8724086)

[全嬰心法 68](#_Toc8724087)

[初生部 69](#_Toc8724088)

[變患部 74](#_Toc8724089)

[保赤編弁言 79](#_Toc8724090)

[保赤編各方 80](#_Toc8724091)

[看症服藥 81](#_Toc8724092)

[加減藥方法 82](#_Toc8724093)

[催生符 84](#_Toc8724094)

[勸戒殺吃素文 85](#_Toc8724095)

[勸婦女戒殺文 90](#_Toc8724096)

[節欲保身要義 92](#_Toc8724097)

[福幼編 95](#_Toc8724098)

[【治慢驚風心得神方】 96](#_Toc8724099)

[續附醫案四則 103](#_Toc8724100)

[跋 105](#_Toc8724101)

編者序

觀看坊間中醫古籍，大都以大陸出版為多，台灣所出者，甚少，而大陸自從改繁從簡後，書籍的印行，皆以簡體字為多，因而簡體書籍，充斥於書市，書中所排的版面，也都仿西式的橫書，中式的直書已不復見。雖然簡體書無妨於閱讀，但對於有心於中醫之學者，其字型構造所蘊育的內涵，已不復見，這是簡體書籍所不能勝於繁體書之處，況簡體有多字混用，如乾、干、幹，簡體字都是干，對於習於繁體字的人，實有點在別錯字的感覺。此外，在繁體字使用的地區，要閱讀書籍，還要先學會辨識簡體字，在閱讀上又多了一層阻礙，實在不利於該區域中醫知識的普及。

感恩有此能力為中醫的古籍的電子化盡一分心力，雖然從事中醫繁體古籍的電子化，首先必須找與中醫相關之人員，最好是中醫師，但畢竟不是所有的中醫師，能於診務之餘，空暇之時，願長時間犧牲，醉心於古籍，不旁涉俗務，又能精心點校，以使讀者在閱讀時，文理曉暢，無絲毫的阻礙。像這部份的工程，實在是浩大，所以常令諸多有心親為的中醫師，望而卻步。

像我，一個中醫界的後輩小生，性內向，不喜與人交遊，口中常言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心中所繫者，大丈夫當有所作為以利益於後生，所以對於中醫古籍的電子化，便欣然承受而有所著力焉，至於對於免費繁體電子書的編著，以供人下載閱讀，推廣中醫知識，使中醫更為世人所了解，更是醉心於此。然有諸多網友，喜歡書本的感覺。所以現在將此古籍，經由多次校正、句讀，做成直書，不僅可以用電子書來閱讀，也可以印成書本。當然往後，也將有諸多繁體電子書籍，發布於世，敬請讀者拭目以待。

編者陳永諸敬上

達生編

重印達生福幼二編序

善治病者，治之於未病之先，則受益深而無所費，故云「致治於未亂，保邦於未危」，如是則無所謂病，何用治為，雖然能如是者，其有幾人，人生世間，唯生與死，最為重要，若不得其道，則其生之時，或致母子俱死，即令不死，亦或枉受種種痛苦，於萬死中，幸得復生，誠可憐可憫也。

亟齋居士，特手輯達生編，以發明世間產難，多由誤認試痛為正生，以致生出種種橫生、倒產等險難，此臨產之一大關係也，又云「保胎以絕欲為第一義」，故保產心法，首戒交媾，文云「婦一有孕之後，切戒交媾」，所以昔人有孕，即居另室，不與共，恐動欲念也，大抵三月以前犯之，則欲念起而子宮復開，多有漏下胎動諸患，三月以後犯之，則胞衣厚而難產，要知欲火傷胎，必致汗濁凝積，且兒身白濁痘毒瘡疾，醫治難痊，俱因父母不慎也，此初受胎一大關係也，果能識得受胎與臨產之關係，則凡有所生，自無墮胎及難產等患，而所生兒女，咸皆姿質龐厚，性情溫良，既少痘疹等毒，又復長壽康健。人果預知此義，則必致身心安樂，子孫賢善，丕振家聲，有益社會，所謂「治病於未病之先，即含致治於未亂，保邦於未危，種種勝益」。

由是言之，此書之關係也大矣，維揚張善徵，以母夫人劉氏逝世，己年尚幼，未能奉甘旨於生前，欲冀由母氏故，令一切為人母為人子者，咸得享受安樂長壽之利益，因發心排印此書四萬冊，以送一切有緣者，令彼咸知未病之治法，與當病之治法，庶不至或有臨產痛苦之事，與子女不育之憂也。

又自古以來，慢驚風一症，十有九死，最為危險，而莊一夔先生所著之福幼編，依之以治，十有十生，誠幼科中最要之書，亦附於後，以期廣傳，因打四付紙型，以備後之欲作福利人者印刷焉。

又產難之近因，前已言之，若論遠因，多由宿世現生殺業所致，倘女子於幼時，常念南無阿彌陀佛，與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，自可消除宿現殺業，殺業消則臨產自無作障令不生者，此亦治之於未病之先之一法也，其或未聞佛法，若至臨產，苦不即生，當令產婦，並在旁料理之親屬，均以至誠心，念南無觀世音菩薩，所有宿世怨家，障不令生者，一聞菩薩名號，以菩薩威德神力，當即遠避，不敢作祟矣。

有謂臨產裸露不淨，念菩薩名，或致褻瀆得罪，此係以凡夫情見，妄測菩薩心行者，不知此係性命相關之時，不得以平常了無病苦時論，譬如兒女墮於水火，呼父母以求救援，父母聞之，當即往救，斷不至因衣冠不整齊，身體不潔淨，而不肯救援也，吾一弟子，數年前在四川，至一友人家，聞婦人叫得傷心，因問何故，曰婦生子已兩日生不下，恐命不能保，彼謂急令產婦念觀世音聖號，汝於天井，焚香跪念，管保即生，其人即與婦說，又復自念，未久兒生，婦猶不知，及聞兒哭，方知已生，婦言，初欲生時，見一人以布兜其下體，故生不出，及念觀世音聖號，見其布已脫，故生出尚不知，聞哭方知已生耳。古人云「死生亦大矣，可不悲哉」！淨土法門，特為死時及死後神超淨土所設，此書乃為將生及生已種種保護而設，普願仁人君子，輾轉流通，俾家備一編，同致力於培德節欲，則此書所說，悉無所用，而前人流通，與善徵印施，及不慧提敘兩種關係之意，方可了無遺憾矣。

民國十八年己巳季秋古莘釋印光撰

香蕉、芋頭，二種不可同時吃。

嘉定徐子山言「一友吃香蕉已，隨即吃飯，菜有芋頭，吃飯不久，其人即死，其形容若中重毒者，大家莫明其故，後未幾月，又有一人，亦復如是而死，若中毒狀，請西醫驗其糞，謂兩粘物相反所致，知此人係吃此二物而死，前之一人，亦係因此而死。一日往親戚家，言及此事，群相驚訝，試以二種和成一團，與雞食之，其雞即死，又以二物，置於一器，次日則完全淤黑，大失本色，是知香蕉芋頭，不可同食，因附於此，以期舉世咸知云。

治肺病二良方

蓴菜佐膳，久之自愈（此菜多產江浙湖澤中，葉橢圓，莖及葉背皆有粘液，作羹甚美，若治病勿同葷菜煮。）

枇杷葉去毛煎茶，日日飲之，一月後大便中見小蟲即愈。

刪節廣布序

達生編一書，古人立法，可謂盡善盡美，予學醫四十餘年，每遇難產之症，無不奉為圭臬，無一誤事者，但其書不憚煩，再三告誡，亦恐不詳細，有誤於人也，惟篇頁過多，雖作者之苦心，而閱者反嫌其瑣屑，豈非欲詳備而反致疏略乎，予年六十有七，養疴淮上，閒暇無事，揣摩是編，因擇其至要者，集為一本，易於翻閱，凡稍涉繁冗者，概置不錄，並不敢妄為刪除，實欲簡便而令人易從也。抄集既成，爰弁數語於篇首，亦濟世之婆心，而世之難產者，亦可無慮矣。

同治戊辰年四月中浣安徽歙縣洪門武林連氏

原引

胎產非患也，而難產則為人患，人患不殄，則歸之於天，天何尤乎？亦惟求之人事而已，此編專為難產而設，蓋區區一得之愚，亦即區區一點真誠之念，倘能熟看謹行，皆可先生如達，於是人患弭而天德協矣。然知之而不言，非也，聞之而不傳，亦非也，好生者見之，宜為廣布，有力者重刻通行，無力者手抄數冊，口授數人，隨分所至，未必非吾儒同胞同與之一事，吾人利濟為懷，原非求福。然積善餘慶，必有攸歸，達天德也，但此編揣摩印證，委係無疑，凡重刻手抄時，不必改動，尤不必增入方藥，以相矛盾耳。

大意

胎產一事，自產寶諸書以後，代有發明，其保胎臨產，及產後調理之法，率皆至精至密，似無遺義，又何俟今之多言，但或專精方藥而未及其所以然，或略一及之而未竟其旨，徜非究心有素之人，未易明而用之也，倉卒之際，殊難得力，茲特倡明天德自然之說，不厭煩絮重復，以期於暢，使平日可以預防，臨時可以應急，從此天下後世產母嬰兒，同登壽域，豈不快哉！然亦特曲遵古人之意而條達之，非創為異說也。

此編只是反復以言其理，至於方藥殊未之及，偶載一二，皆取先賢古方，極平極穩者，蓋極平常之事，須用極平常之藥，一切矜奇炫異之方，概置不錄，且保護得法，雖平常之藥，亦無所用之矣，倘必欲用，則他刻自有，原不相妨。

凡胎前、臨產、產後調護之法，一一備載，不厭煩復，蓋原係家居日用閨房瑣屑之事，一有不到，皆足致病，與其服藥於病後，曷若致謹於平時。

此編言語俚俗，未免見笑大方，但原為婦人而設，識字者固不必言，不識字者令人誦之，皆可通曉，然須平時講，令心中明白，臨時自有主張，不但產母宜知，一應老幼男婦，皆當知之，與其看戲文，聽說書，不如此等有益也，

此編雖為人所當知，而富貴之家，尤宜熟講，蓋閨人平時嬌養，口厭肥甘，身安逸樂，體氣脆薄，且性情驕傲，不聽人言，到此時才一知覺，即不能耐，點燈著火，上呼下應，房中擠簇多人，內外嚷成一片，穩婆絡繹，各要爭功，脈未離經，胎未轉下，即便坐草，及至不順，奇方珍藥，紛紛亂投，以致母子兩誤者多矣，豈不惜哉！但能留意此編，自可平安清吉。

胎產之書，可以汗牛，今此戔戔，特為難產而設，其胎前產後，特略載一二，以存其概而已，若曰此編足以盡之，則重予過矣。

開卷即載臨產者何？蓋臨時倉卒，不及細檢，因以切要者，載之首篇，且令開門見山，人人熟習，專意行持，自可無誤，若平時講說，原不妨從保胎順序看之也。

試痛一篇，尤為緊要，蓋知試痛之誤，方知正生之易，正與臨產一篇，互相表裡，最宜細看，仍采先賢格言之足相發明者，數條載之，聊以徵予言之不謬，然嘗鼎一臠，亦足以知其概矣。

語云「勿以善小而不為」，此篇固小之小者，然誠有見於胎產，為生人之始，隨時隨地體驗而成，且身經目擊，口授耳聞，千試不爽，忘其猥陋，出以語人，漏萬之譏，固所不免，世之君子，原其心焉，可矣。

卷上

原生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生之德無往不在，要莫大於生人。夫胎產固生人之始也，是以名之曰生。生也者，天地自然之理，如目視而耳聽，手持而足行，至平至易，不待勉強，而無難者也。然今之世，往往以難產聞者，得無以人事之失，而隕其天耶？夫天豈以生道殺人哉！必不然矣。因思人為至靈，何負於物，物之生也，莫或難之，故草木之甲以時，鳧縠之出以日，豈復有導之者哉！自然而然，不待勉強，於人何獨不然。

有童子骨哽於喉，百方不出，舉室彷徨，一嫗視之曰「無異也」，令靜臥飼以漿糜，三日自出，而無所苦，可以知其理矣。骨哽者，人事也，尚可以天勝之，而況天道之常，與自然之極者乎？事本易也，而自難之；事本常也，而或異之，無惑乎其然矣。自持此理消息行之，百試之下，無一失者，而多不用藥，由此敝唇焦舌，以告同人，頗蒙相信，數年以來，一邑之間，產難者蓋寡矣。獨惜一域不能遍及，茲漫述成帙，剞劂布之，夫豈能有補於生之外哉！惟願順承天休，而毋以人事撓之，以各遂其生而已。

臨產

六字真言：一曰睡。二曰忍痛。三曰慢臨盆。

初覺腹痛，先要自家拿定主意，要曉得此是人生必然之理，極容易之事，不必驚慌，但覺痛一陣不了，又痛一陣，一連五六陣，漸痛漸緊，此是要生，方可與人說知，以便伺候，若痛得慢，則是試痛，只管安眠穩食，不可亂動，此處極要著意留心，乃是第一關頭，不可忽略，若將試痛，認作正生，則錯到底矣。

此時第一要忍痛為主，不問是試痛，是正生，忍住痛，照常吃飯睡覺，痛得極熟，自然易生，且試痛與正生，亦要痛久，看其緊慢，方辨得清，千萬不可輕易臨盆坐草，揉腰擦肚，至囑至囑，再站時宜穩站，坐時宜正坐，不可將身左右擺扭，須知此處要自家作主，他人替不得，與自己性命相關，與別人毫無干涉。

到此時，必要養神惜力為主，能上床安睡，閉目養神最好，若不能睡，臨時起來，或扶人緩行幾步，或扶桌站立片時，痛若稍緩，又上床睡，總以睡為第一妙法，但宜仰睡，使腹中寬舒，小兒易於轉動，且大人睡下，小兒亦是睡下，轉身更不費力，蓋大人宜惜力，小兒亦宜惜力，以待臨時用之，切記切記。

無論遲早，切不可輕易臨盆用力，切不可聽穩婆說，孩兒頭已在此，以致臨盆早了，誤盡大事，此乃天地自然之理，若當其時，小兒自會鑽出，何須著急，因恐小兒力薄，其轉身時用力已盡，及到產門，不能得出，或亦有之，宜稍用力一陣，助之則脫然而下，蓋此時瓜熟蒂落，氣血兩分，渾身骨節，一時俱開，水到渠成，不假勉強，及至生下，即產母亦不知其所以然矣。

或曰「大便時亦須用力，如何生產不用力」？不知大便呆物，必須人力，小兒自會轉動，必要待其自出，不但不必用力，正切忌用力，蓋小兒端坐腹中，及至生時，垂頭轉身向下，腹中窄狹，他人有力難助，要聽其自家，慢慢轉身到產門，頭向下，腳向上，倒懸而出，若小兒未曾轉身，用力一逼，則腳先出，以為詫異，且贈之美名曰「腳踏蓮花生」，或轉身未定時，用力一逼，則橫臥腹中，一手先出，又名之曰「討鹽生」，即或轉身向下，略不條直，用力略早，亦或左或右，偏頂腿骨而不得出，不知此等弊病，皆是時候未到，妄自用力之故，奉勸世人，萬萬不可用力，然亦非全不用力，但當用力，只有一盞茶時耳，其餘皆不可亂動者也。即如大便，未到其時，縱用力亦不能出，而況於人乎？

或問「何以知此一盞茶時，而用力乎」？曰「此時自是不同，若小兒果然逼到產門，則渾身骨節疏解，胸前陷下，腰腹重墜異常，大小便一齊俱急，目中金花爆濺，真其時矣，當於此時臨盆，用力一陣，母子分張，何難之有」？

或曰「小兒會鑽出之說，到底未敢盡信，不知古人，曾言及否」？曰「古人立言，不過撮其大要，安能事事而悉言之，只要後人體會耳，觀『瓜熟蒂落』四字，即知小兒自會鑽出，觀『揠苗助長』四字，即知將試痛，認作正生之弊矣。夫哺雞日足，自能啄殼而出，豈有催生之神藥，穩婆之妙手乎？古人謂有遲至三四年而後生者，此是不肯鑽出耳，既自不肯鑽出，誰能強之，自要鑽出，誰能禦之」。

或曰「早一時，斷乎不可動矣，不知遲了一時，或有妨否」？曰「不妨，若果當其時必無不出之理，然或偶有不出者，則是小兒力盡，不能得出，宜令上床安睡，使小兒在腹中亦安睡，歇力少刻，自然生矣」。

或曰「倘或兒到產門，而大人睡下，豈不有礙」？曰「更好，蓋小兒向下時，而大人坐立，則小兒倒懸矣，豈能久待，今大人睡下，兒亦睡下，有何妨礙」。又曰「倘或悶壞奈何」？曰「他十個月不悶，今乃悶乎」？

或問「忍痛過久，或亦不妙」？曰「最妙，從未聞婦人偷生而難產者，或謂有神護佑，非也，總因胎起於私，怕人知覺，只得極力忍痛，痛到沒奈何時，自脫然而出，其理甚明，有何疑處」。

或曰「不宜用力，已聞教矣，不知誤用力，以致橫生倒產，有法治之否」？曰「有，急令安睡，用大劑加味芎歸湯服之，將手足緩緩托入，再睡一夜，自然生矣」。又曰「托之不入奈何」？曰「若肯睡，再無托不入之理，若到此時，仍不肯睡，又或動手動腳，亂吃方藥，吾末如之何也矣」。

（附）薛氏治法

橫生：兒先露臂也，令產母正臥，以手徐推兒臂，下體令其正直，復以中指摸其肩，勿令臍帶絆繫，即生。

逆生：兒先露足也，令母正臥，以手徐推其足，仍推兒轉正，即生。

偏生：兒頭偏在一邊也，亦照前法正其頭，即生，或兒頭後骨，偏在穀道旁，徐推近上，即生。

礙產：兒頭雖正，但不能下，蓋因胎轉時，臍帶絆肩所致，用中指按兒兩肩，理脫胎帶，即生。

產坐：兒將欲出，其母疲倦，久坐椅褥，抵其生路，急用巾帶高懸，令母以手攀之，輕輕屈足，良久兒順，即生。

瀝漿生（又名瀝胞生）：漿流一二日不產，或至數日外，亦無妨，惟安睡，候漿流漸少，或流盡，當自生耳，不必驚恐，切勿動手，又有漿水瀝盡，氣機仍未，致胎乾難產者，此不得聽其自然，急用大料四物湯，約二三斤，以大鍋在房內煎熬，使藥氣滿房，口鼻吸受，以滋益之，內服加味芎歸湯，一服未效，少停片時，再進一劑，連次服之，以生為度，此言胎乾而兒未脫胞者也，若兒未脫胞，可令明幹穩婆，動手取下為安。

或問「盤腸生，是何緣故」？曰「亦是用力之過，蓋因產母，平日氣虛，及到臨時，用力努掙，渾身氣血下注，以致腸隨兒下，一次如此，下次路熟，又復如此，若能等待瓜熟蒂落之時，何得有此怪異之症乎」？，

或問「有一痛便生，令人措手不及者，此又何也」？曰「此乃正理，何足為異，蓋胎氣已足，母子兩分，兒自要出，雖欲留之而不可得，人人皆是如此，皆各有此一時，只要忍耐得住，等待此一時耳」。

或曰「穩婆不必用乎」？曰「既有此輩，亦不能不用，但要我用他，不可他用我，全憑自家作主，不可聽命於彼耳，大約此等人多愚蠢，不明道理，一進門來，不問遲早，不問生熟，便令坐草用力，一定說孩兒頭已在此，或令揉腰擦肚，或手入產門探摸，多致損傷，總要見他功勞，不肯安靜。更有一等狡惡之婦，借此居奇射利，禍不忍言矣。按吳越之間，謂之穩婆，江淮間，謂之收生婆，徽寧間，謂之接生婆，按『收接』二字之義，因其年老慣熟，令其接兒落地，收兒上床耳，原非要他動手動腳也。每見富貴之家，預將穩婆留在家中，及到臨時，稍不快利，前門後戶，接到無數，紛紛攘攘，吵成一片，所謂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」。

或問「臨時，有經驗之藥，亦可用否」？曰「不用，從前奇方，莫過鼠腎兔腦丸，今時盛行，莫過回生丹，非謂其不效而不用也，總用不著耳。既不用力，又不動手，又有睡法佐之，他自會生，何消用藥，縱有不順，睡為上策」。

或問「服藥，有益無損否」？曰「安得無損，鼠兔二丸，大耗氣而兼損血，回生丹，大破血而兼損氣，蓋鼠兔例用香竄之藥，產時百脈解散，氣血虧虛，服此散氣藥，兒已出而香未消，其損多矣，且令毛竅開張，招風入內，禍不可言。回生丹以大黃紅花為君，其餘亦多消導之品，血已耗而又大破之，多致產後發熱等病，遺患無窮，都只謂產後失調，誰復歸咎於藥。按此數方，古今稱為神靈奇寶者，尚然如此，其他可知。送藥者，本是善念，但知其利，不知其害耳」。

或問「總無可用之藥乎」？曰「有，只須加味芎歸湯、佛手散二方，用之不盡矣。蓋胎時全要血足，血一足，如舟之得水，何患不行，惟恐產母血少，又或胞漿早破，以致乾澀耳，今二方皆大用芎歸，使宿血頓去，新血驟生，藥味易得，隨地皆有，且使身體壯健，產後無病，真正有益無損，此皆先賢洞明陰陽之理，制此神丹，以利濟天下後世，奈世人貴耳賤目，以為平常而不用，必求奇怪之藥，而後用之。只要奇怪，不論損益，豈不可歎」。

或問「根據此言，世間總無難產者耶」？曰「偶亦有之，或因產母太虛，胎氣不足，血氣未完，或因產母傷寒之後，熱毒傷胎，又或因夫婦同房太多，以致欲火傷胎，平日過食椒薑，煎炒熱物，火毒傷胎，以及跌撲損傷，皆致難產，多令胎死腹中。除此之外，無難產者矣。又有嚴寒天氣，滴水成冰之時，貧家房中火氣微薄，以致血寒而凝，亦令不出，然此亦因臨盆太早，去衣久坐之故耳，若令擁被安臥，待時而產，豈有此患。凡生產艱難，或天寒，孩兒生下不哭，或已死者，急用衣物包裹，再用香油紙撚，將臍帶慢慢燒斷，暖氣入腹，漸漸作聲而活，倘或先剪斷臍帶則死矣」。

或問「臨產時，飲食如何」？曰「此時心內憂疑，腹中疼痛，甚至精神疲倦，口中失味，全要好飲食調理，但不宜過於肥膩耳。倘不能食，只將雞鴨湯，肉湯之類，吹去油澄清，頻頻飲之，亦能壯助精神，人以食為命，豈可一日闕乎」？

宜忌

臨產時，宜老成安靜二三人伺候，不必多，一切親族婦女，俱婉言謝卻，勿令入房，夏月更不宜多人在房，熱氣擁盛，能令產母，煩躁發暈，其害非小。

房中宜輕行輕語，不宜多話，令其安睡為妙。

第一要勸其放心安靜，忍痛歇息，切忌在房中大驚小怪，交頭接耳，諮嗟歎息，皆能令其憂疑擾亂，以致誤事。

房中宜安靜如常，不得當面求神許願，呼天叫地，穩婆只宜一人入房，且令在傍靜坐，勿得混鬧。

飲食宜頻頻少與，或雞鴨肚肺等清湯更妙。

房中冬天宜設火盆，以避寒氣，夏月多貯井水，以收熱氣。

試痛

或問「試痛何故」？曰「兒到七八個月，手足五官全備，已能動轉，或母腹中有火，或起居不時，令兒不安，以此大動而痛，此等十胎而五，不足為奇，只宜照常，穩食安眠一二日，自然安靜，或痛之不止，用安胎藥一二服自止，此後近則數日，遠則月餘，甚至再過四個月才產，人多不知，輕易臨盆，終日坐立，不令睡倒，或抱腰擦肚，或用手拖，或用藥打，生生將兒取出，母則九死一生，兒則十胎九夭，慘不可言，世間難產，皆此故也。蓋胎養不足，氣血不全，如剖卵出雛，裂繭出蛹，寧可活乎？只說小兒難養，誰復根究到此。又有受寒，及傷食腹痛，不可不知」。

或問「何以知其試痛」？曰「只看痛法，一陣緊一陣者，正生也。一陣慢一陣，或乍緊乍慢者，皆試痛也」。

或問「傷食受寒，何以辨之」？曰「傷食者，當臍而痛，手按之更痛，或臍傍有一硬塊。寒痛多在臍下，綿綿而痛，不增不減，得熱物而稍緩是也」。

或曰「試痛亦有，或未必多」？曰「甚多」。曰「何以見之」？曰「以今之難產者多也」。

或問「將試痛認作正生，其害如此，倘將正生，認作試痛，以致過時，不亦有害乎」？曰「無害。果當其時，小兒自會鑽出，縱或過時，不過落在褲中，生在床上而已，有何大害，而如此諄諄乎」？

驗案

前太僕卿，霍山張公三君葆華繼夫人，年輕體壯，孕必八個月而產，產必數日，百苦而下生，生必周而夭，再孕，再產，再夭皆同。予謂「後當生，宜相聞」，明年又八個月，坐草三日不下，忽憶予言，飛輿相召，中途逢驅車者云「迎其父母，作永訣計」，比至，已夜分矣。診之，脈未離經，人餘殘喘，穩婆在傍，問之曰「兒頭已抵產門，不得出耳」，予急令安臥，且戒無擾，與安胎藥。明晨主人出，笑而不言，問之曰「好了」。予曰「昨言兒頭已抵產門，今若何」？曰「不見了」，大笑而別，後此百二十日，計十二足月生男，謂予為父，今八歲矣，始知前此，皆生生取出，以體壯年輕，幸保母命耳。

在張宅日，邑庠程以學，邀至其家，有寵人，坐草三日而不生，亦與安胎藥，越十六日生女。

大學戴時濟，與予比鄰契好，先伊芳弟媳一產三男，母子俱殞，今又婢孕，其腹膨，頗患之，比產，先令安臥，與加味芎歸湯，每隔半日而產，積日半，三子俱生。康熙四十八年，安撫葉公具題。

陳氏妻，生九日夜不下，一息尚存，踵門求藥，余問之，亦曰「頭逼產門不得出」，勸令安臥，再來取藥，強而後去，繼與加味芎歸湯，明日生下，母子兩全，按此皆產母用力，逼令橫在腹中耳，豈有人倒懸十日，而得生者乎？

又一婦產兒，手出不得入，穩婆利刃以須，予聞而惻然，急令安臥，與大劑芎歸湯，徐徐托之，手入，明早生下，母子皆安，右臂紫黑，數月而後消。

或有婦人，懷孕未足月者，或七八個月，或八九個月，忽然胞漿已破，流水不止，腹不甚痛，甚至見紅不止，而不生者，即服保胎神效方，一劑不愈，兩劑全安，隔半月後，又發作腹痛生男，安然無恙，

卷中

保胎

保胎以絕欲為第一義，其次亦宜節欲，蓋欲寡則心清，胎氣寧謐，不特胎安，且易生易育，少病而多壽。

保胎又宜小勞為妙，試看鄉間農婦，僕婢下人，墮胎甚少，以勞故也，蓋勞則氣血流通，筋骨堅固，胎在腹中，習以為常，以後雖有些微閃挫，不至壞事，倘安逸不動，則筋骨柔脆，氣血不行，略有閃挫，隨至墮落，然非胎後方勞，正謂平日不宜安逸耳，若平日安逸，及孕後方勞，適足損胎，何筋骨堅強之有哉！夫敬姜，百乘之家也，老而猶績，尋常富貴，年少力強，正宜勤事，豈可暇逸以自病乎？

孕已知覺，即宜用布一幅，六七寸闊，長視人肥瘦，約纏兩道，橫束腰間，直至臨盆之時，才解去，若是試痛，仍不宜解，此有二妙，胎未長成，得此則腰膂有力，些須閃挫，不致動胎。其一常令腹中窄狹，及到解開，則腹中乍寬，轉身容易，此法吾鄉頗有知者，特為廣之。

倘有子腫病者，又宜漸次放鬆，否則傷兒。

有孕後，睡時須要兩邊換睡，不可盡在一邊，要使小兒左右便利，手足慣熟，則產時中道而出不難矣。

飲食

保胎藥餌，諸書皆載，不必再陳，但飲食一道，殊未之及，茲略言之。飲食宜淡泊，不宜肥厚，宜輕清，不宜重濁，宜甘平，不宜辛熱，青蔬白飯，亦能養人，即在貧家，頗為不乏，但富貴之人，平日甘肥厭足，抑令崇儉，勢所不堪，酌乎其中，臚列於下。

宜食諸物：豬肚肺、雞、鴨、鯽魚、淡鯗、海參、白菜、菠、筍、麻油、腐衣（二味多用）、蓮子、熟藕、山藥、芡實。

諸味總宜潔治，多用清湯，吹去浮油，飲之最佳，宜白煮，忌油煎，然此多為膏粱之人言之耳，若藜藿之腹，正宜得肥甘而潤之，何淡泊之有，但六七個月後，腐衣、麻油二物，最宜多用，不妨日日食之，麻油解毒，腐衣滑胎，且清且補，貧富皆宜，允為上品，積食一二百張，則首生如達矣，或以麻油拌食更妙，但麻油不可熬熟。

忌食諸物：椒、薑、煎炒、野味、異味、豬肝、犬、驢、騾、馬、自死肉、豬血、蟹、甲魚、蝦蟆、鱔魚，勿多飲酒，勿亂服藥。

又孕妊禁忌：一切宰殺兇惡之事，不宜看，修造興工動土不可看，龜兔俱不可看。

小產

小產者，謂胎已墮下之後，一切調理並如產後法。

便產須知云「小產不可輕視，其將養，須過於正產十倍，可也」。

薛立齋先生云「小產重於大產，蓋大產，如果熟自脫，小產如破其皮殼，斷其根蒂也。但人往往輕忽，死者多矣」。

小產後數日，忽然渾身大熱，面紅眼赤，口大渴，欲飲涼水，晝夜不息，此血虛之症，宜用當歸補血湯，以補其血，若認作傷寒，而用石膏芩連等寒涼之藥，則必死矣。（方見後）

產後

產後調理，諸書論之詳矣，茲不復贅，但取一二吃緊處，及所未言者存之，以備採擇。

產後上床，宜高枕靠墊，勿令睡下，膝宜豎起，勿伸直，隨飲熱童便一盞，只宜閉目靜養，勿令熟睡，恐倦極熟睡，血氣上壅，因而眩暈，然不宜高聲急叫，以致驚恐。

四壁宜遮風，不問有痛無痛，俱用熱童便，和熱酒各半，每次一杯，一日三五次，三日而止，酒亦不宜多，若無大病，只是如此，不必服藥。

產後宜用鐵秤錘，或溪中白石子，燒紅入醋，令醋氣入鼻，以免血暈，且收斂神氣，又能解穢，每日三四次，亦三日止。

或有惡血衝心，血暈昏悶，不省人事者，用韭菜一把，冬天則用根切碎，放有嘴壺瓶內，以熱醋一大碗灌入，密紮口，扶起產母，以壺嘴向鼻，遠遠熏之。

生男生女，夫命所招，蓋百世禮祀，以夫家為主，與婦人何干，倘或連胎生女，此亦人事之常，不可在傍諮嗟歎息，令其氣苦，曾見有不明公婆，愚蠢夫婿，將婦報怨，每每致病傷生，可笑可恨，凡此只宜寬慰為主。又有將女溺死者，忍心害理，後嗣不昌。產後各處風俗不同，或用紅沙糖，或用山楂，或用吳茱萸，或用胡椒，煎水飲之，總莫妙於熱酒對童便，或腹痛之甚，用生化湯一服，無不愈者。

產後飲食各處不同，徽俗才上床，即與肥雞乾飯，吳俗率與齏粥，甚至有彌月，而後茹葷者，皆不通可笑。蓋徽俗終年食粥，產後胃弱，驟與雞飯，殊不相宜，然其患猶小，吳中終年食飯，至產後腸胃空虛，正宜滋味調養，以生氣血，轉令食齏食粥，習俗移人，牢不可破，說亦不信，予意必有以此傷生者，習焉而不察耳，及至虛弱發熱咳嗽，此大虛也，血氣益脫，急宜大劑參驟補，猶可挽回，卻又謂之產勞，且與滋陰降火，以至於死而不悟，良可歎也。

或問「必如何調理而後可」？曰「粥時吃粥，飯時吃飯，三日內，只用雞湯，吹油澄清飲之，未可食雞，十日內不可食豬肉，一月內不可食豬油，以其壅塞經絡，令血氣不通耳，其餘有何忌乎」？（雞屬風，似不宜早食，鴨湯、鯽魚湯、肚肺湯較好）。

雞蛋有去瘀生新之能，食之甚宜，但要煮極透，不妨從朝至暮，食之有益，若糖心雞蛋，乃是生物，凝滯損人，斷不可食，鴨蛋不可食（雞蛋堅硬難化，不宜多食，須防停滯）。

或問「食物必要去油，取其清耶」？曰「然，不但要清，且更要淡，蓋清淡之味，本乎天，能生精神，濁則痞矣」。

或問「何以驗之」？曰「產婦宜飲淡酒，宜食淡味，若飲醇酒，食鹹味，皆令燒乾無乳，此清濁之驗也，但不得如吳俗食齏粥，矯枉過直耳」。

胎死腹中

胎死，只宜佛手散，服之自下，或不下，再用平胃散一服，加朴硝二三錢，能令化下極易耳。古人立法各有精義，且經屢驗，不吾欺也，勿用奇方怪藥，以傷母命。

或問「何以知其胎死」？曰「面赤舌青，母活子死，面青舌赤，子活母亡，面舌俱青，子母俱死，況死胎墜脹，疼痛亦與常產不同」。

胞衣不下

或問「胞衣不下何故」？曰「總是臨盆早之故，當產之時，骨節開張，壯者數日而合，怯者彌月方合，今不待其開，而強出之，故胎出而骨眼隨閉，以致胞出不及耳」。

又曰「聞此乃極惡之症，可以損命，有諸」？曰「不妨，不必服藥，亦不必驚惶，若胞衣不出，急用粗麻線將臍帶繫住，又將臍帶雙折再繫一道，以微物墜住，再將臍帶剪斷，過三五日，自痿縮乾小而下，累用有驗，只要與產母說知，放心不必驚恐，不必聽穩婆，妄用手取，多有因此而傷生者，慎之慎之」。

乳少

乳少者，血虛之故，如產母去血過多，又或產前有病，以及貧儉之家，僕婦下人，產後失於調養，血脈枯槁，或年至四十，血氣漸衰，皆能無乳，但服通脈湯，自有乳，若亂用穿山甲、王不留行等藥，往往不效，即或勉強打通，乳汁清薄，令兒不壽，且損傷氣血，產後多病，不久便乾，反為不美。

格言

大全方曰「婦人懷孕，或有七八個月生者，有一年二年，乃至四年，而後生者，不可不知」。

楊子建十產論可謂詳悉之極，予之所論多本於此，但惜稍冗，匆猝視之，安能得其要乎，謹錄傷胎一篇，亦足以盡之矣。

今有未產一月以前，忽然臍腹疼痛，有如欲產，仍卻無事，是名試月，非正產也，但未至正產之候，切不可令人抱腰，產母亦不可妄亂用力，蓋兒身未順，收生之婦卻教產母虛亂用力，兒身才方轉動，卻被產母用力一逼，使兒錯路，或橫或倒，不能正生，皆緣產母用力未當之所致。凡產母用力，須待兒已順身，臨逼門戶，方始用力一送，令兒下生，此方是產母之用力當也，若未至正產之候，而用力傷兒，並妄服藥餌，令兒下生，譬如揠苗助長，無益而有損矣，此名傷產」。

薛院使云「欲產之時，覺腹內轉動，即當正身仰睡，待兒轉身向下，時時作痛，試捏產母手中指節，或本節跳動，方與臨盆，即產矣」。

大旨云「大凡生產，自有時候，未見時候，切不可強用催生藥」。又云「切不可坐草，及令穩婆亂動手」。

朱丹溪先生云「催生只用佛手散，最穩當，又效捷」。又云「產後以大補氣血為主，雖有他症，亦末治之」。

方藥

【加味芎歸湯】

百試百驗，萬叫萬靈，真神方也。

當歸一兩、川芎七錢、龜板（手大一片醋炙研末）、婦人頭髮（如雞蛋大，瓦上焙存性）。水二碗，煎一碗服，如人行五里即生，死胎亦下。

薛云「交骨不開者，陰氣虛也，用此方如神」。又云「上舍某之妻，產門不開，兩日未生，服此方一劑，即時而產，上舍傳此方，用之無不驗」。

【佛手散】

治六七個月後，因事跌磕傷胎，或子死腹中，疼痛不已，口噤昏悶，或心腹飽滿，血上衝心者，服之，生胎即安，死胎即下，又治橫生，倒產，及產後腹痛，發熱，頭疼，逐敗血，生新血，能除諸疾。

當歸五錢、川芎三錢。水七分，酒三分，同煎七分，如橫生倒產，子死腹中者，如馬料豆一合，炒焦熟，乘熱淬入水中，加童便一半煎服，少刻再服。

【平胃散】

治胎死腹中（此方只服一劑，斷勿多服致傷，慎之。）

蒼朮（米泔炒）、厚朴（薑汁炒）、陳皮各二錢，炙甘草五分。酒水各一鍾，煎耗其半，投朴硝末五錢，再煎三五沸，去渣溫服，其胎即化為穢水而出矣，若倉卒取藥未便，只用朴硝五錢以溫童便調下亦效。凡貓犬胎死腹中不能下，而叫號者，亦以此灌之，立效。

【保胎神效方】

未產能安，臨產能催，偶傷胎氣，腰疼腹痛，甚至見紅不止，勢欲小產，危急之際，一服即愈，再服全安，臨產時，交骨不開，橫生逆下，或子死腹中，命在垂危，服之奇效，唯一經產下，此方切不可服，慎之慎之。

全當歸一錢五分（酒洗）、川芎一錢五分、厚朴七分（薑汁炒）、菟絲子一錢五分（酒泡）、川貝母一錢（去心淨研，煎好和入）、枳殼六分（麩皮炒）、羌活六分、荊芥穗八分、黃耆八分（蜜炙）、蘄艾五分（醋炒）、炙甘草五分、白芍藥一錢二分（酒炒，冬月一錢）、生薑三片。水二鍾，煎八分，復渣，水一鍾，煎六分，產前空心，預服二劑，臨產隨時熱服，此乃仙授奇方，慎勿以庸醫，加減其分兩。

此名十二紅仙方，乃安胎聖藥，屢試有效，凡有孕者，自三月後，即宜按方，每十日一服，平日可保安胎，臨產如達，真仙方也。

【達生湯】

懷孕九月後服，服多尤效。

全當歸一錢五分（酒洗）、川芎六分、益母草一錢（不犯鐵器）、車前子五分（炒研）、冬葵子一錢（炒研）、白朮一錢（米泔浸炒）、大腹皮四分（滾水洗數次）、牛膝六分（酒浸一宿）、枳殼五分（麩皮炒）、炙甘草三分、廣木香三分（忌火，研末俟諸藥煎熟時和入）、生薑一片，水二鍾，煎八分，食後溫服，如腹痛，加白芷、沉香各五分，同煎服。

【生化湯】

產後即服。

全當歸八錢（酒洗）、川芎三錢、薑炭五分（夏令四分）、炙甘草五分、桃仁十粒（去皮尖研碎）。孕將臨月，照方預備二劑，俟肚一疼，即用水二鍾，先煎一劑，渣另貯，再煎一劑，其渣同前渣並煎，共汁三鍾，和一處炖熱，加黃酒六七匙，於一產後，未進飲食之前，即行服下，逐瘀生新，永免產症，或三兩日內，精神疲倦，或腹中作痛，再連服二三劑，即愈，更治產後，一切危症，無不立安。

此方與達生湯，均係張盂深先生，所立救苦良方，不論大小產皆可用，奇效。

產後諸症，總以生化湯為君，餘則不過隨症加減而已，若惡露已行，腹痛已止，減去桃仁，再多服數劑不妨，如口渴加麥冬、五味，寒痛加肉桂、砂仁，傷肉食加山楂，傷飯食加麥芽，傷果品，加麵裹煨熟草果數分，傷酸梅，加吳茱萸三五分，傷菱肉，加生龜板，傷梨及西瓜，加肉桂之類。

【安胎方】

黃耆（蜜炙）、杜仲（薑汁炒）、茯苓各一錢、黃芩一錢五分、白朮（生用）五分、阿膠珠一錢、甘草三分、續斷八分。

胸中脹滿，加紫蘇、陳皮各八分。下紅，加艾葉、地榆各一錢，阿膠多用，引用糯米百粒，酒二杯，水二杯煎，腹痛加急火煎。

【安胎銀苧酒】

治孕娠，胎動欲墜，疼痛不可忍，及胎漏下血。

苧根二兩（如無苧根，用茅草根五兩）、紋銀五兩、黃酒一碗。加水煎之。

【紫酒】

治孕娠腰痛如折。

黑料豆二合（炒焦熟）、白酒一大碗，煎至七分，空心服。

【當歸補血湯】

大補陰血，並退血虛發熱如神。

黃耆（蜜炙）一兩、當歸三錢，水二碗，煎一碗，一服即愈。

【華佗愈風散】

治婦人產後中風，口噤手足抽掣，及角弓反張，或產後血暈，不省人事，四肢強直，或心頭倒築，吐瀉欲死。

荊芥穗（除梗不用，焙乾研末），每服三錢，童便調服，口噤則撬牙灌之，齒噤則不研末，只將荊芥以童便煎令微溫，灌入鼻中，其效如神。

【通脈散】

治乳少，或無乳。

黃耆一兩（生用）、當歸五錢、白芷五錢、七孔豬蹄一對，煮湯吹去浮油，煎藥一大碗服之，覆面睡，即有乳，或未效，再一服，無不通矣。新產無乳者，不用豬蹄，只用水一半，酒一半煎服。體壯者，加好紅花三五分，以消惡露。

卷下

附方

【千金不易牡丹方】

治產後十三症。

當歸三錢，川芎、生地、澤蘭葉、香附（醋炒）、益母草、延胡索各一錢五分。

產婦冒風，加防風、天麻各一錢。血暈，加五靈脂（醋炒）、荊芥穗（炒黑）各一錢。三四朝後發熱，加炮薑（炒黑）、人參，黃耆各一錢。心膈迷悶，加陳皮、枳殼、砂仁各一錢。血崩，加地榆、山梔、丹皮各一錢。咳嗽，加杏仁、桑皮、桔梗各一錢。死血不行，腹硬，加紅花、枳實、桃仁各一錢。飲食不進，加山楂、麥芽各一錢。心神恍惚，加茯神、遠志各一錢。脾胃作脹，加白朮、茯苓、蒼朮、厚朴、陳皮、砂仁、枳殼各一錢。胞衣不下，加朴硝三錢，俱煎服。

【治產後肉線方】

婦人產後，設有垂出肉線，約長三四尺，觸之，痛引心腹欲絕者，係過於用力，或用力太久之故，用老薑三斤（連皮搗爛）、麻油二斤，同薑拌勻，炒乾，先以熟絹四五尺，疊作長模式，將肉線輕輕盛起，盤曲作三團，納入產戶，以絹袋盛薑就近熏之，冷即更換，熏一日夜，肉線可縮入大半，二日可以盡入，切不可令肉線斷，斷則難治矣。

【保胎無憂散】

大熟地五錢、山萸肉二錢五分、益母草一錢、條黃芩五分、麥冬二錢五分、生地一錢五分、阿膠一錢、北五味一分。

藥味甚平，奏效甚速，真良方也，勿以平淡忽之，凡受胎兩個月服起，每日一劑，服五十劑止，再無小產諸症，若常服亦妙。

【胞衣不下方】

倒勾塵，梁上掛下塵土，尾向上勾者，男胎四條，女胎三條，新瓦焙研末，黃酒一小杯，調服即下。

【三朝方】

每朝一服，能除百病，易於受胎。

歸尾二錢、枳殼一錢、山楂三錢、香附五分、制木通一錢、澤蘭一錢、

赤芍一錢、元胡索一錢（醋炒）、厚朴五分，加馬料豆一撮。

附小兒方

【簡驗神方】

預防嬰兒臍風、馬牙等症。

枯礬五錢、硼砂一錢五分、朱砂一錢五分、冰片二分、麝香一分，共為細末。

凡嬰兒下地，洗過即用此末，代礬糝臍根下，每日換尿布時，仍糝此藥，完此一料，永無臍風等症。

【小兒赤游方】

腿上紅腫，或片身熱者是，遍走一身者死。

一用哺退雞蛋內臭水，拂上兩三次，即愈。

一用紋銀煎水，頻拂亦妙。

一用大黃一錢五分、青黛一錢、冰片五分，共研末，蜜水調敷。

【夜啼兒】

因繈護太過，父母同床，熱極所致，諺云「若要小兒安，常帶三分饑與寒」。

一用犀黃、飛朱砂各五厘，塗小兒舌上，立止。

一用雞屎塗小兒臍中，男用雌，女用雄。

【馬牙方】

小兒百日之內，口上、牙根生白泡點，名曰馬牙，急用銀針挑破，取出白點，勿落喉中，以陳墨塗患處，即愈。倘挑破，出血不止，用母髮燒灰，擦之即止。以黃柏一錢、甘草五分，煎服。

【臍風撮口方】

臍風撮口，多由小兒初生，臍帶露風所致，急視牙根，並上有白泡子，將青布裹紙擦破，用蔥搗爛，敷臍上，春夏用新鮮艾葉和蔥搗，敷傍硬處，以絹裹之，如預備宣風散，服之更妙。

【宣風散方】

全蠍二十一個、麝香五厘，二味另研和勻，每服二分五厘，金銀花煎湯調下。

【走馬疳方】

用石首魚首中白骨，菜油沸透，調敷即愈。

【疳痢】

歌云「孩兒雜病變成疳，不問強羸女與男。煩熱毛焦鼻口燥，皮膚枯槁四肢癱。腹中時時更下痢，此方便是青黛散，孩兒百病服之安」。

用青黛水，研服是也（仙方）。

【疳症遇仙丹】

治一切肚大，黃瘦，腹痛，蟲積，神效。

雄黃三錢、麝香五分、膽星二錢，全蠍（大炒去足）、僵蠶（炒）各一錢、巴豆五分（夾紙打去油）、朱砂二錢（水飛，為衣），共稱淨末，神麴糊丸，如菜子大，每服一丸，白湯下（杭州知榮和尚得此方濟人千萬矣）。

【孩兒勞方】

陳酒、童便各一鍾，先煎，再加人乳、白蜜各一鍾，共煎成膏，病者多煎服，幾次即愈。

【稀痘神方】

蓖麻子三十六粒（揀肥白大者，去殼用肉）、丹砂一錢、麝香一分，先將丹砂、麝香俱研極細，後入蓖麻子，同研成膏，於五月五日午時，搽小兒頭頂心、胸前心、背脊心、兩手心、兩腳心、兩手膀彎、兩腿膝彎、兩脅窩，通共十三處，俱要搽到，搽如錢大，勿使藥剩，搽後不可洗動，聽其自落，本年搽過一次，出痘不過數粒，次年再搽一次，出痘僅一二粒，再次年又搽一次，痘永不出矣，如未周歲小兒，於七月七日，九月九日，根據法搽之愈妙。傳方之家，已一十六代，不曾出痘，豈但云稀而已哉。此方簡而易用，且搽在皮膚之外，有益無損，誠保幼之靈丹也，識者珍之。

小兒初生，未食乳前，先以甘草、黃連、大黃各少許，浸湯取濃汁，調朱砂末，抹兒口中，可免痘瘡之患。

小兒瘡癤，只宜將金銀花煎湯，內服外洗，解其瘡毒，切不可用水銀、硫黃、信石、木鱉之類，或搽，或熏。瘡雖愈，而毒氣內攻，必致變生危症，戒之戒之！

小兒周歲後，便能飲食，切不可任其多食，尤忌一切難消之物，粥飯雖可食，必須有節，有等愚夫愚婦，小兒才哭，即取物與食，以致傷脾，食積泄瀉，食疳，或致難救，咎將誰歸？況古語云「惜兒須惜食，奉勸世人，遵而行之，毋將飲食，自害兒也」。

凡藏胞衣，宜擇月空方位，每逢單月，月空在壬丙，逢雙月，月空在甲庚，又須僻靜地位，吉無不利。

補遺

胎前保護

有孕後，不可伸手高處取物，恐傷胎而子鳴腹中，若犯此症，但鞠躬片時自安。

產後調理

產後三日內，急服生化湯二三劑，如塊痛未除，再服幾劑，自能消止。

產後遇暑月，照前服生化湯，以除塊痛，外用棉衣，溫暖肚腹，若失蓋暖，雖服藥，其塊痛不散。

產後，大便或八九日以上不通，由血少腸燥，故也，宜多服生化湯，加麻仁以通潤之，服當歸、川芎至斤數，自通矣。虛則加參，慎勿用大黃，芒硝等藥。

產後七日，內感傷寒涼物，血塊凝結甚痛，生化湯內，加肉桂五六分，至半月一月以上，凝結痛者，宜服補中益氣湯。

產後不可獨宿，恐致虛驚，不可刮舌，恐傷心氣，不可刷齒，恐致血逆，不可貪酒。犯之，輕則敗血流經，重則血衝致死，生化湯須和入童便，飲之方妙，忌食一切瓜果，桃子尤甚，七日內，不可洗下部，十三朝內，血氣未平，切忌梳洗，一二月內，切忌大喜大怒，節飲食，均寒暖，禁淫欲，戒勞碌，夏月忌貪涼用扇，犯時微若秋毫，感病重如山嶽，可不慎哉！

臨產需用

草紙、油紙、油燭、炭、醋、生薑、桂圓（飯上久蒸，煎服大補）、人參（滾湯燉服，其性速行四肢助力）、赤金（一帖用圓肉七八枚，滾帖一丸，產後服定心）、童便（每鍾加滾湯三分，薑汁一二匙沖服）、二寶湯（即保胎神效方）、芎歸湯、佛手散（藥料必須揀道地，照方制服）。

經驗良方

【歸薑湯】

治產後心慌，自汗之症。

當歸三錢、黑薑七分、棗仁一錢五分（炒）、大棗五枚（去核），水煎服。

【補中益氣湯】

黃耆一錢五分、白朮（土炒）、人參、當歸、炙草各一錢，柴胡、升麻各三分、陳皮五分，加生薑二片，大棗二枚，水煎服。

【保胎丸】

淮山藥四兩（炒）、杜仲三兩（鹽水炒）、續斷二兩（酒炒）。共為末，糯米糊丸，每服三錢，米湯下。凡胎欲墜者，服一劑即安，慣小產，宜常服，無不保全。

毓胎避忌

天地生人，古今無異也，古之人多壽考，今之人多夭折，豈盡立身行己間，有善不善之分哉！古語云「萬惡淫為首」，又云「吾不淫人妻，人不淫吾女」，邪色之戒，舉世皆知，至若夫婦之閑，人之大倫，所謂正色也，然斫喪過度，疾病死亡隨之，蓋因罔知趨避，暗犯禁忌，輕則遭災，重則減算，不可不慎，並將養生錄，保命訣，禁忌日期，附刊於後。

童子精未足而御女（五體不滿，必有難狀之疾）。女子天癸始至（陰氣早洩，未免夭）。陽痿強服丹石（腎水枯竭，消竭立止），勉強房勞（成夢泄便濁陰痿腰痛），舟車勞頓（入房五勞虛損），勞力（入房多，急病亡），赤目（入房成內瘴），醉飽（入房五臟反復），忿怒（入房精血凝滯），恐懼（入房陰陽偏虛），婦人月事未絕（交接成血崩），男人忍小便（入房成淋症），房事後洗浴（多病），四離，四絕，四立，二分，二至日，尤宜戒之。

逐月忌日開列於下

正月初一、初三、初七、初九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二十、廿三、廿五、廿七、廿八、廿九、三十（月小以廿九為晦日）。

二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七、初八、初九、十五、十九、二十、廿一、廿五、廿七、廿八、三十。

三月初一、初三、初五、初九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九、二十、廿八、三十。

四月初一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七、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廿一、廿七、廿八、三十。

五月初一、初三、十一、十三、十四。初五、初六、初七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廿五、廿六、廿七（此名九毒日，犯者奇禍不測），十九、廿八、三十。

六月初一、初三、初四、初六、初八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九、廿四、廿八、三十。

七月初一、初三、初七、初九、十三、十五、十九、廿七、廿八、三十。

八月初一、初三、初五、初八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廿五、廿七、廿八、三十。

九月初一、初三、初九、十五、十八、廿一、廿三、廿六、廿八、三十。

十月初一、初三、初五、初八、初九、初十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、廿七、廿八、三十。

十一月初一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九、初十、十一、十五、十七、十九、廿三、廿四、廿五、廿八、三十。

十二月初一、初三、初六、初七、初八、十五、十八、二十、廿四、廿五、廿八、三十。

更有春秋丁祭，社日，上下弦日，三伏日，四時八節前一日，正日，與父母誕日、忌日，自己及妻本命日、誕日，庚申甲子日，值大風，大雨，大霧，雷電，虹霓，日月薄蝕，天地晦冥，與夫山崩地動，日月星辰，白晝之下，皆不宜犯，又遵生箋云「停燈行房，最干神怒」，以上各條，人能遵而行之，毋或偶犯，自然永保延年，先賢示訓，彰彰不爽也。

稀痘仙方

凡嬰孩無論男女，揀肥大光潔川楝子，一歲至三歲用七個，臼內搗爛，水三碗，新砂鍋煎濃，傾入盆內，避風處，將稀布一方，蘸水，自頭至足，遍身洗擦，不留餘空，將布拭乾，避風一刻。四五歲用川楝子九個，水五碗；六七歲，用川楝子十五個，水七碗；八歲至十歲，用川楝子二十個，水九碗；十一歲至十五歲，用川楝子三十個，水十碗，照前濃煎擦洗，搗藥忌鐵器，洗之不但稀痘，又免瘡癤，若不信，或手足留一處，倘出時，必聚一塊，擦洗須在五月至八月，擇七個除日，洗七次，此真神效仙方，屢試屢驗。

墮胎惡報

昆山穩婆范氏，專為墮胎，未及一年，一家十一口，俱患異症，相繼死，范忽夢四青衣，執牌云「拿墮胎首犯」，遂得疾，日夕叫號，告鄰人曰「今日方知淫殺二業最重。大家女婢為主人逼通，主母妒忌，必欲墮胎，更有閨女、孀婦，失身懷孕，尼姑亦所不免，或兒女太多，或生產艱難，俱來尋吾，只緣貪財，故手害多命，吾究得幾何家業，替別人造如此惡業，凡用吾者，若非子孫滅絕，定是家業凋零，俱不得善報，只有好善人家，不用吾幹此事，俱富貴昌盛，吾死，無數怨對來尋，悔已遲矣」，言終而死，順治初年事，出楊雪崖聞見錄。

附達生編濟驗

杭州沈其萬，因患痰疾，昏迷不醒，願送達生編一千本，數日而愈。

河南陳延，積學不第，久試場屋，願送達生編五百本，春秋聊捷。

山東王學立，因父患勞症，五年不愈，一日叩送達生編二千本，兩月愈。

紹興朱啟元，六十無子，後夢大士教印達生編，醒後願送千本，後二子送終。

潮州王欲文妻陳氏，臨產命幾危，又吐血不止，求大士願送達生編一千本，至天明產一男，母子無恙。

臨安沈熊天，好食團魚牛犬，後右背發一大毒，痛不可忍，願印送達生編一千五百本，而毒漸愈，壽至九十一歲。

安慶周亦龍，上省鄉試，在路亭拾得達生編一部，到寓焚香願送達生編一百本，其年果中。

江左宋爾瑞，海洋行舟遇風，願送達生編三千本，後風即平安。

福建林如錦，曾印達生編一百本，一日兩鄰失火，獨林屋如舊。

保產心法

懷孕部

生產之順易，全在一有胎孕，即加調養，誠水流之源也，要知婦人生子，與牝雞覆卵相似，雛在卵殼中，臨出，乃雛自啄破卵殼而出，兒在胞胎內，乃兒自吮開胞衣而生，凡有艱難延久者，多為胞衣堅厚，胎氣肥大所致，孕婦能守淫佚諸戒，產自不難，且又保嬰兒之壽康，若不從孕時謹護，猶舍源而逐流，烏可得哉。

【戒交媾】

婦一有孕之後，切戒交媾，所以昔人有孕，即居另室，不與共寢，恐動欲念也，大抵三個月以前犯之，則欲起而子宮復開，多有漏下、胎動諸患，如三個月以後犯之，則胞衣厚而難產，要知欲火傷胎，必致污濁凝積，且兒身白滯痘毒瘡疾，醫治難痊，俱因父母不慎也。試以物觀，其理易曉，牛馬犬豕，胎胎順易而無損，在人則未能矣，蓋牛馬犬豕一受胎後，絕不交合，遇牡逼身，輒蹄之不得近，謂之護胎。人受胎後，多不禁欲，每受此害，與其婦產艱難，子多病夭，何如戒一時之欲，受無涯之福，但婦難解，夫男當細與講明。

戒惱怒

人有惱怒，最傷血氣，血氣既傷，自不能養胎，多有因此動胎者，即幸而不動，其怒氣入胎，生兒多疾矣。

戒安逸

婦人懷孕，原賴血以養之，氣以護之，宜當常行小勞，令血氣周流，胞胎活動，則氣強而胎旺，如久坐，久臥，久勤女工，紡織之類，不得行走散蕩，以致氣不營運，血不流潤，胎必凝滯不活，致多難產，且又胎氣微弱，生兒軟弱多病。凡孕婦，雖欲小勞，但不可登高，上梯，舉重妄作，恐有跌仆損傷之虞，常見田野辛苦之婦，必然途中腹痛，立便生產，在富貴之家，每多難產，此安逸太過之驗也。

戒暖熱

凡有胎孕，宜微涼，而忌太暖，北方火炕，南方火箱，皆不宜睡，凡胎動不安者，虛僅二三，熱有八九，慎之哉！

戒猛藥

有孕十日半月，脈微難辨，未曾過月，自亦不知，或過身體不快，醫人不知，誤投破胎之藥，傷損甚多，前賢云「人知二三月墮胎，豈知月內傷胎者眾也」。

戒驚駭

受胎後，不可受驚駭，如涉險，儺神，以及入廟，見異奇鬼怪形像，俱宜謹戒，則肝能育魄，不致種胎毒胎驚。

戒放縱

受胎至三四月後，宜緊束其腹，勿令胎放則易產，此又不可束之太緊，恐胎難於長成。束至六七個月、八九個月，胎忽亂動，三兩日間，或痛或止，或有水下，但腰不甚痛，胎未離經，名曰轉胎。只要直身坐臥行立，不可驚憂逼迫，若論產期，必以腰痛為候，古云「陣痛連腰，胎即立脫」，言腰痛之急，一陣痛一陣也。

調理脾胃

常人身體康健，氣血充足，皆由脾胃調和，飲食有節，若懷胎婦人，脾胃尤為緊要，蓋胎元全賴氣血以養，氣血又藉脾胃飲食而生，若飲食不節，脾胃必然受虧，更或七情內傷，氣血因而漸耗，則痰火發熾，惡阻癇症等病起矣，所以明醫，一見孕婦脾胃不和，急先調理，雖有他症，以末治之，但懷孕至二三月、六七月，飲食多不甘美，不妨少進香美，扶助胃氣，凡新米新麵，粘硬難消之物，極傷胎元，切宜謹戒，至於食不可頓飽，應吃得十分者，只食六七分，頻頻多頓，乃調理脾胃之要法。

常服條芩湯

受胎三月後，宜服條芩湯，每日以條芩，煎淡湯當茶用，如氣旺者，每日三錢，氣弱者，每日二錢，服至生產時止，此湯最能除胎毒，免痘瘍，且兒痘必稀，與其既生後，服稀痘藥，孰若未生時，母服此湯，甚為有益。

全嬰心法

初生部

小兒初生，如草木之萌芽，全在栽培，調護有法，若不留意，遺患終身，保嬰根源，實由於此。

拭口穢法

小兒生下，即用軟絹包指，拭淨口中惡血穢汁，則日後出痘必稀，且無百病。

洗兒法

兒出胎浴洗，用益母草，苦草煎湯，或入鹽少許，湯要調和冷熱，若太冷，太熱，俱不相宜，必預煎收貯，候溫取浴，勿入生水，洗畢拭乾，以膩粉研之極細，摩其遍身，及兩脅下，然後繃裹，既不畏寒，又無諸氣，今執三朝古禮，將繃裹之兒復洗，若兒之體怯，多致感冒驚風，變通在人，只根據此出胎便洗，甚為穩當。

斷臍帶法

兒出胎洗浴，洗後方斷臍帶，則不傷水生病，斷臍須捋令汁盡，否則寒氣入腹，或作臍風，斷臍時，以蘄艾為紙撚，香油浸濕，熏燒臍至焦，令暖氣入兒腹中，方可斷臍帶，臍帶用帛包裹，先將剪刀入人懷中溫暖，剪切則無冷氣內侵，可免腹中吊痛之虞，若冷鐵翦刀，臍上一冰，冷氣由此而入，剪刀火烘，又恐太熱，只根據此法，懷暖甚妙。存留臍帶，不可太長，長則難乾而傷肌，恐引外邪臍風，亦不可太短，短則逼內而傷臟，致成腹痛，令兒夜啼，量留五六寸，用舊布包裹，日間視之，弗令尿濕，自無臍風，撮口之疾，切不可先斷臍帶而後浴，恐水入臍中，必成後患，斷臍帶，如有蟲，急須去之。

裹臍法

用舊帛一塊，周廣四寸，內襯新綿四圍合攏縛之，務須緩急得中，急則令兒吐，亦不可屢解，至十朝方解視之，若臍帶燥，刺兒腹痛，啼則解開，用油稍稍潤之，仍舊裹好（哯音衍，嘔乳也）。

凡解臍，須閉戶下幃，若冬月，房內多置炭火，令有暖氣乃佳，倘臍不乾，用綿繭亂髮，燒灰摻之。

護臍法

須用熟絹制一三角肚兜，上銳下方，重複合之，中之兩旁，折為兩痕，如上襞績之狀，以線略縫其下，令中間可兜住臍帶，上係長帶，環兒頸中，下兩旁方係長帶，束於腰則帶不擦動，自然日久方脫，此法極妙，但須預備為佳。

藏胞衣法

先用清水將胞略洗，盛新瓶內，入古錢一文，勿令沙土草垢雜之，用青布包口，仍以物密蓋其上，置便宜處，三日後，擇向陽高燥之處，入地二尺餘埋之，築實其土，令兒長壽，若藏衣不謹，為狗彘蟲蟻所食，則不吉，藏胞器用稍大平穩，若器小，則兒吐乳；不平穩，則兒多驚。凡井、灶、社廟、流水之處，俱不可埋。

開口法

（開口只宜多餓兩日，或日半，以兒肚軟癟為主，癟音別，不堅實也。）

嬰兒痘毒，多因受母腹瘀血穢惡，生下不為消盡，至出痘之時，種種危險，或未出之先，驚風瘡痍，總由於此，只在兒生後，六個時內，亟服後藥，解下瘀血，如黑漆膠痰，再停半日，或一日，俟瘀血解盡，吃乳，痘竟不出，即出亦稀少，屢次神應，但兒初生未曾吃乳，雖多餓一日、兩日，亦餓不壞，方用生大黃五分（酒拌）、桃仁五粒（去皮尖，搗碎，雙仁者不用）、當歸尾五分、紅花三分、生甘草一分，用水一杯，煎稠汁半杯，將棉花浸，擠兒口內服完，要於生下六個時服之，遲則無用，如子時生者，巳時內服之，午時生者，亥時內服之，因初生時，瘀血尚在上部，約遲六時，行在中下部，可以一推而出矣。服藥後，須再餓一日，或六七個時，如子時生兒，巳時內服藥，遲至整十三四個時，吃乳最好，更要摸兒腹，如飽硬，用手輕摩，須再餓半日，俟兒腹軟癟，方可與乳，或疑大黃，性恐猛烈，殊不知毒滯非此難除，最能下有形積穢，並不傷兒，可放心任用，此方乃周翁刊傳，翁年已九十餘，子孫四代二十餘人，並無痘，且俱長壽，總因翁積德行善，傳方普濟也。

去上白泡法

兒生次日，即看兒口上，如有白泡，即用銀挖耳，輕輕刮破，將泡內白米取出，勿令落入喉中，仍以好金墨搽之，如次日不取，則泡老難刮，且兒不能乳，最誤大事，又有馬牙，在牙根處，亦須挑破取出，以墨搽之。

三朝復洗兒法

兒至三日之候，俗例洗三，但夏月天熱或可洗，若冬寒洗，恐風入臍腹，臍風由此而起，或只洗頭面亦可，俗傳若不洗三，則長大皮粗起秕，予曾屢見有不洗三者，至老不聞皮粗起秕，不獨洗三可已，即初生亦當戒浴，保固真元，北人不浴，但以舊綿拭淨，或大小便處，略以水揩，所以北人較南人壯，實不徒風氣然也，浴兒務須密處，更不可久浴，如必洗三，夏天三四日後洗，冬寒十餘日後洗，或用豬膽四個煎汁，煎水七八碗，煎至四五碗，待水和溫洗兒，一生永無瘡疥。

繃補法

男用父舊衣，女用母舊衣，莫用新綿，亦不可過厚，恐傷皮膚，生瘡發癇，若冬月嚴寒，可靠大人暖氣，小兒初生三五月間，只宜繃縛令臥，勿豎頭抱出，免致驚癇。

剃胎頭法

小兒初剃胎頭，只要晴天和暖，若有風雨，可改期另日，剃後用杏仁三枚，去皮尖，研碎，入薄荷三葉再同研，入生麻油滴膩粉拌和，在頭上搽擦，既可避風邪，又免生熱毒瘡癤，俗以盈月日剃，亦不必拘。

小兒未剃胎頭，不可抱近神祠，司命之前，穢觸神聖，令兒不安，剃下頭髮，用紅紙包，放箱櫃乾穩處，剃胎頭最要調和熟湯，不冷不熱，又要避風寒。

變患部

初生小兒，全在調養得宜，前初生部內，已盡載諸法矣，又有一種不測之患，出於意外，非因失調所致，須當急救，若病則專有幼醫，予不贅。

治生下不動

凡小兒生下不動者，急看口內，上有泡，名曰懸癰，急以手指摘破，以綿裹指，捏乾拭血令淨，拭淨則生，若血入腹，則不可治。

治無聲

凡小兒生下，或有不發聲者，名曰夢生，此必因難產，或寒冷所致，時人不識，多棄而不救，豈不可惜，須急用棉絮包裹，抱兒懷中，切不可斷臍帶，須將胞衣連帶，急燃火紙蘸油，點於臍帶上，往來數遍，炙待暖氣由臍入腹，須臾氣回，兒身暖，自啼哭如常矣。兒身暖後，若不出聲者，即拿一貓，用布裹其頭足，令一女人，將貓拿近兒耳，隨將貓耳猛咬一口，貓忽大叫，兒即醒而聲出，回生矣。

治大小便不通

小兒始生，大小便不通，腹脹欲絕者，急令婦人，以溫水先漱口，吸咂兒之前後心，並臍下手足心，共七處，每一處凡三五次，以紅赤為度，須臾自通。

治不食乳及不大小便

初生兒，遇此症，用蔥白二寸，破作四界，以乳汁於砂銚內濃煎，灌之立效。

治馬牙

初生小兒，口並牙根生白點，名曰馬牙，不能食乳，少緩即不能救，急用熱針縛箸上，挑去白點，有血出為妙，用白綿拭去血，以薄荷煎湯，磨金墨塗之，勿食乳，待一時，方與乳，再搽之即愈。

治重舌

初生小兒開口後，看舌下，重舌有膜，如石榴子，若啼不出，速以指爪，或針微刺舌線，有血出即活，取桑汁，調蒲黃塗之，若血出多者，燒髮灰用豬脂塗之。

治肚臍突出法

小兒肚臍突出，用原斷臍帶，並艾葉同燒灰，以油胭脂，調搽即愈。

治臍風

用銀簪腳曲彎，從兒心下至臍，輕則刮數次，看胸中有青筋，如一線直下分叉，線下分叉處，以綠豆大，艾火灸一遍立愈。

治遍身無皮

初生小兒，純是紅肉無皮，速以秈米粉乾扑撲，候生皮方止，凡脅下，或腿縫，或臂彎，各處看有紅爛無皮者，兒必頻哭，只用牛屎燒灰存性，研極細末，擦之即愈。

治月內驚似中風

用朱砂為末，水調塗心口、兩手心、兩足心五處，即愈。凡兒在腹中哭，用多年空房下鼠穴中土一塊，令孕婦噙之即止，若能逐月養胎，可免前患。

孕婦不語，不須服藥，臨產但服保生丸、四物湯，便語「︽內經︾曰『人有重身九月而喑者，乃胞絡係於腎』」。

痘家禁忌

小兒痘症看治諸法，醫書載之甚詳，此不復贅，惟痘家最要潔淨，如觸犯其忌，輕痘變重，重痘變危，深為可慮，因列於此，保幼者，不可不存心也。

房中淫垢氣、婦女經候氣、狐臭、漏腋氣、酒醉、葷穢氣、熬油煎卵氣、蔥蒜韭薤五辛氣、一切腥臊氣、潑糞淋尿氣、炒制一切藥味氣、誤燒油髮鳥獸皮毛氣、遠行染帶一切汗雜氣、焚燒腦麝諸香氣。

凡外來生人、僧道尼姑、不潔淨人、孝服人、病患，俱不可令其走進房內。

不可掃房屋，致塵灰飛撲。

不可動溝渠，啟茅廁，出糞潑糞。

忌食冷水瓜果，梅桃蜂蜜，香鮮炙炒，酸辣等物。

忌食雞魚鹽醋，五辛，四十九日之後，無忌。

睡處切忌幽暗，切忌有壁風。

不可過飽、過暖，亦不可受寒、受熱。

粑、糯米、粽子、油膩、堅硬難化之物，俱不可食。

治婦人乳癰乳崖神方

婦人患乳癰、乳崖，即如男子之患腎囊，為害甚大，若不早治，竟有性命之慮，此症多因憂鬱惱怒，氣血不和而成，亦有因小兒含吮而得者，初起時，手按乳上堅實一塊是也，或用鹿角末和酒服，或用木香、花粉末和酒服，或用黃栝蔞，連皮穣煎服，俱不甚效。予家傳一簡易神方，用澤蘭葉、地丁、白芨、蒲公英、金銀花、木瓜各四錢，甘草一錢，水酒各一小碗，煎調，候腹中饑時熱服，渣用水再煎，以之浴乳，出汗即止痛，消散最效，如患重者，再一服自愈。

治小兒吹乳法

咒曰「日頭出來照石榴，金光娘子禁乳頭。一口法水三焦水，七個泉孔一齊流」。凡婦人遇小兒吹乳，用他頭上扁簪，拿在我左手，卻以右手大二兩指，𢳝出尖，一口氣念七遍，與之，仍帶頭上，問一聲好了，婦應曰「好了」，即好。

治吹乳藥方

蒲公英一兩，水酒各一鍾煎服，要睡一時，蓋被出些微汗，即愈。

下胞胎良方

蒼朮三錢、厚朴三錢、陳皮一錢、甘草五分、牙硝五分，共煎四杯。又用童便、薑汁酒、黃牯牛尿各一杯，對服即驗，取牛尿法，牽牛下田，足踏水即尿出。一用鮮雞頭蓮葉一張，井水熬汁，服之即下（乾葉亦可）。

保赤編弁言

保赤誠求，所以登仁壽也。赤子初生時，臍風一症，保之宜首重焉，予同邑，有孝廉熊修五先生，曾舉數子，皆患臍風症，因之數十年留心此道，適值名醫李傳授此方，熊君後生四子四女，及諸孫輩，以長以育，均是方之力也，鄉里藉以保全者甚多，予家嬰孩深受其益，知此方，為福幼遂生之始基，而保赤之最重者。仁人君子，所當廣為傳播也，遂詳載此方於篇首，外治急重痧症一方，屢試屢驗，其效如神，亦載明附後。

保赤編各方

【摻臍藥方】

枯礬一錢五分，硼砂二錢五分，朱砂二分，冰片五厘，麝香五厘。

上藥共研細末，裝入瓷瓶內封固，俟小兒下地，剪臍後，即用此藥末，上在小兒臍上，用舊軟布條，寬二寸，長二三尺不等，將小兒肚臍包好，倘二三日後，小兒啼哭不止，即解開一看，將藥再上患處，再用新棉花一塊，掩住，仍用布條包好，其痂聽其自落，不哭者，不宜亂開，以後，可保無臍風之患。

看症服藥

小兒初生三日內，小便短，鼻准黃，口角微有青色，打嚏腹鳴，吮乳鬆，啼哭不止，重則發搐發熱，此臍風之候也，急服後開水藥。

熟軍一錢二分、木通一錢、烏藥一錢、木香五分、枳殼五分、檳榔五分、蟲蛻尾五分、勾耳一錢、薄荷三分，用淡豆豉，三十粒，為引。

加減藥方法

小兒三日內，初服加三棱三四分，莪朮三四分，去檳榔、枳殼，次帖仍用檳榔、枳殼，去三棱、莪朮。

發熱，加防風一錢、廣皮五分。

發搐，加僵蠶（一錢）要直的。

六日內，預防鎖喉，加甘草五分、桔梗一錢。

嘔逆加藿香一錢、砂仁四五分（砂仁性熱，胎熱者不可用）。

小兒面深赤，唇燥，加連翹一錢。再重，加黃連三四分。

小兒面發黃，為濕熱，加茵陳一錢、蒼朮一錢。

服前方後，大便仍不通，加生大黃一錢去熟軍。

小便仍不通，加車前五分。

氣呃逆，加丁香三四分（性熱不可多用）。

小兒月內，若無他症，但哭不止，為盤腸氣疼，用烏藥一錢、檳榔五分、木香八分、枳殼五分、香附五分。重者加沉香四五分。

小兒月內，將薄荷煎水，用新青梭布浸濕，入口內拭去涎痰，每日二三次，不生馬牙。

凡小兒臍未落者，不可輕易開看。

凡小兒，面深紫色，口唇乾燥者，胎熱；面白者，胎寒，宜留心，察看之。

【附治痧症神方】（發絞腸痧，同轉腿肚者，此方治之更妙）

明礬一錢、明雄一錢、朱砂一錢、麝香九分、神金十張、火硝一錢。

上藥共六味，先將明礬、明雄、火硝三味，共研細末，用薑汁調拌曬乾，乃將朱砂研細，以神金撒下，研勻，方放麝香，後和明礬三味乾末，共研一會，為主用瓷罐收藏，男點左大眼角，女點右大眼角，孕婦忌之。

左符先誦神呪三通，裁黃紙一條，用朱砂新筆，於紙中書一吽字，頂上書馬字，挨次順寫成圈，不可一筆潦草，寫畢焚符成灰，入溫水，娠婦服之，產即平安，並能保胎，且馬字順寫成圈後，根據次數之，數單則男，雙則女，此符屢試屢驗，附於卷末，以廣其傳亦保生之一助也。



催生符

用黃紙一條，朱砂新筆，晝對太陽，夜對燈光，衣冠正揖，虔誠默誦，神呪三通，曰「監生之神，衛生之靈，脫骨成胎，化骨成形，骨速開，骨速開，勿傷母命，勿損子胎，敬請九老仙子君，日月光明普照生，吾奉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」。

勸戒殺吃素文

虛空世界，原自清寧，一切眾生，皆具佛性，自迷真逐妄，背覺合塵，故無端起貪嗔癡，造殺盜淫，致世界成一大劫網，而一切眾生，輪轉其中，莫之能出，可不哀哉！

造劫之因，雖非一端，而其最大而最多者，莫過於殺生，昔願雲禪師偈云「千百年來碗裡羹，怨深如海恨難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半夜聲」，可知屠門哀號之聲，一日不息，則世上刀兵之劫，一日不能免，靜言思之，甯不危懼。

夫人知愛命，物亦貪生，今試易地以思，使剖腹刺心之酷，加乎我身，我苦何如？使刀砧湯鑊之慘，加乎我身，我痛又何如？人有父母兄弟夫婦子女之愛，物亦有雌雄卵雛之類，殺彼子女，充己口腹，其悲痛孤苦又何如？夫人與人處，睚眦尚且必報，物雖無言，知覺與人何異，每見一大都市，宰殺水陸飛走眾生，以充口腹者，日以千百萬計，驚痛憤恨，郁成厲氣，積之久久，大干天和，饑饉疾疫刀兵等劫，由此起矣，此因果報復一定之理，苦於世人相沿成習，不覺不知耳（王洋帆曰「昔賊匪蜂起，死亡枕藉，李秀才培德，謁二仙觀林道長，問『生靈何辜，遭此大劫』，道長歎曰『世人殘忍成風，宰殺孽重，積之久久，大干天和，故天降此饑饉，繼以刀兵，收錄民眾，以填物命耳』」，又嚴紹庭曰「明季有王居士，謁小洞天尊者，叩云『舉世盜賊縱橫，干戈擾攘，億萬生靈，遭此大劫，願吾師垂金臂救之』，尊者云『惟有戒殺放生可免耳』」，以上兩段，見好生救劫編）。是以弭劫莫先於戒殺，莫要於護生，尤莫善於茹素，此素食同緣社所由起也（以上言饑饉刀兵等劫，皆由世人宰殺孽重所致，欲弭劫運，莫要於多結同志，戒殺吃素，以期各保生機，共挽天心）。佛言「食肉之人，斷大慈種，我觀眾生，輪回六道，迭為父母，六親眷屬，更相啖肉，無非親者，常生害心，增長苦業，流轉生死，不得出離，不食肉者，即是無量功德之聚，若一切人不食肉者，亦無有人殺害眾生，此︽楞伽經︾之言，佛家奉為金科玉律者也（以上引︽楞伽經︾，明佛家戒殺斷肉食之旨）。或曰「戒殺，斷肉食，佛制也，儒家聖人，則無此語，則應之曰，孔子之經，莫大於易，其言曰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」，又曰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，又曰「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」，子思作《中庸》，以述祖德曰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」，孟子私淑其學曰「君子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，又曰「殺一不辜，雖得天下，不為也」，夫有罪當殺，牛羊雞豚之屬何辜，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豈為區區口腹忍殺無辜乎（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，此孟子方便說法耳，即不見其生，亦不忍見其死也，即不聞其聲，亦不忍食其肉也）？迄漢代大儒，厥有仲舒，著《春秋繁露》，以明孔子之教，則曰「質於愛民以下，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，不愛奚足謂仁」，儒家聖賢垂訓，其戒殺不章章乎！《大戴記》有云「食肉者，勇敢而悍； 食穀者，智慧而巧」。夫悍者，殺之端也，亂之源也，智能者，仁之迪也，治之本也，故肉食之民，每好殺而難化，穀食之眾，常和平而易親，徵諸中外，理無或爽，吾聖人既判其美惡之殊，由於肉食穀食之分，則必以肉食為宜斷也，明矣。朱子注《孟子》，七十者可以食肉，曰「未七十者不得食也（七十曰老而傳，蓋以家事傳諸子，七十可以食肉者，古聖賢隨順孝子事親供奉甘旨之誠，重在存養老之禮，與告朔不去餼羊，愛禮之意略同，非謂年至七十，必定食肉，始能養生也。印光法師曰「此世間聖人所立之權法，自佛教東來，暢明三世因果，六道輪回之事理，而且歷代史書多有人畜轉變之事，固宜特開眼界，湣念生靈，毋徒固守權法，以致親與自己殺業滋蔓而不息也）」。如是則食肉者鮮矣，又以咬得菜根，百事可做，為小學終篇，其望人茹素，不隱然言外乎？由是觀之，戒殺斷肉食，於儒家何疑（以上所引儒聖之言，原非專為戒殺斷肉食而發，第於性命曰各正，太和曰保合，萬物曰並育，聖人之心，天地之心也，人於萬物中，若無故殺害一微細生命，即於各正保合併育之旨有傷，而況其大焉者乎？又況日日殺之害之乎？恣口腹之欲，戕水陸之生，違背天理，莫此為甚，此聖人所深懼也，茲特搜集經訓，以闡明戒殺斷肉食，儒佛聖人，其心不二，在明眼學人觀之，自能了解於方便立說，勸誘苦心。按之所引聖經本旨，亦正圓明無礙，而不必以牽合經文為疑耳）？

或又謂人人都戒殺，物類不將充滿世間乎？吾得引紀慎齋家訓，以正告之曰「世人不食虎豹，未見虎豹充滿人間，山村內盡有一村不食蛙鰍者，彼地蛙鰍亦不見獨多，況按之因果正理，畜生一道，實因夙生殺業受報而來，若世界人人戒殺，將直無此畜生惡道矣，何慮之為（以上釋物類充滿世間之疑）？或又曰「飲食所以養生，吃素有礙衛生，奈何」？則曰「無錫丁仲祜先生，所著素食主義一書，已詳論之矣，第一章言肉食之害，素食之益，至為明切，肉食含有疫毒，誠不免有礙衛生，素食天然真味，營養分，以植物為最富，不似肉食，渣滓多而消化難，是素食不但無礙衛生，乃深合乎衛生也，仲祜精中西醫學，其言可信，何不取其書而詳玩之（以上釋吃素有礙衛生之疑）。總之，戒殺茹素，可以弭劫，可以養心，可以惜福，可以延年，無悖儒佛兩家聖人之旨，而又適合乎養生，人亦何樂而不戒殺茹素乎（以上總結前五段）？南海印光法師，宏揚淨土，常常以「戒殺放生，吃素念佛」，八字教人，其所撰金陵法雲寺放生池疏曰「近來天災人禍，頻頻降作，憂世之士，以為此等業果，皆由殺起，倘能知物不可殺，則斷無殺人之理」，又曰「放生原為戒殺，而戒殺須從吃素始，倘人各戒殺，人各吃素，則家習慈善，人敦禮義，俗美風淳，時和年豐，何至有刀兵劫起，彼此相戕之事乎？上年在愚園內道院說法，謂勸人吃素，較之勸人放生，功用尤大，此為不放之普放，蓋吃素為實行放生之事，放生乃為感發人吃素之方便，若不吃素，則所殺無算，所放其有幾何哉」！一時聞者，靡不感動興起，此又素食同緣社最初之緣起也（以上述印光法師語，與開章願雲禪師偈相應，願雲禪師偈是說造劫之病，印光法師語，是說免劫之藥），深望海內各界善士，減少肉食，相率提倡息殺行慈之道，共趨於素食一途，以迓天麻而弭劫運，功德實為無量無邊，第有一至簡要之言，謹貢於當代仁人君子之前，莫謂一人發心，戒殺吃素，保全有限，何補眾生，須知天下者，人與人之所積而成也，擴而充之，推類而廣之，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鉅，其種因則小，其收果則大，況聖慈加被，天道好生，此中更有不可思議之力存焉，是在勉強行之，勿自餒而已矣，社中同人，不勝企祝（以上普勸世人）。南京素食同緣社。

勸婦女戒殺文

【好生救劫編】

殺生之罪，由於男子者居多，而本於婦女者，亦復不少，蓋婦女職司中饋，刀七是供，鱉膾鯉，多出其手，此為見生致死，聞聲食肉，慘尤甚焉，世間閨閣，慈柔惻隱之性，每勝於男，而於此溺於習俗，獨有漫不知警者，抑思人生得女人身，五漏之體，劣於男子，若復多害物命，夙愆未洗，惡業又加，則罪報尤重。嘗觀女流，易罹癥瘕，癆瘵胎產諸患，根尋其理，殺業與焉，昔崛摩羅，巡乞至一人家，適婦以難產求救，摩羅歸問佛，佛曰「汝可於產母榻前抗聲曰『我從賢聖法中來，未曾殺生』，兒聞此言，無不產者」，摩羅如教，兒果誕生，又法師梵臻夜坐，見一婦人，哀懇曰「請師到家」，師從至其門，見數人舁此婦床上，大刀斫之如泥，少時復活，泣曰「外家生前善作，今受此報，師為授戒，遂得超脫」，嗟乎！殺生還報，不殺度厄，罪福彰彰，秋毫弗爽矣。抑更有進者，兵革之世，婦女罹殃，荼苦尤甚，或全城遇掠，或闔家係累，死別生離，誰非孽報耶？蓋有情之類，眷屬無異，至於突遭屠割，俯就烹，存雌去雄，棄子存母，銜冤蓄恨，飲泣吞聲，天道好還，出爾反爾，徒以信宿輪回，改易軀殼，倘令慧眼觀之，正如投桃報李耳。夫閨闈賢達，自能戒殺放生，造福無涯，允臻善果，倘在中庸以下，積習昏沉，吾願慈母賢姑，哲夫孝子，苦口緩頰，曲陳罪報，感觸天性，庶幾聽從悔改，使門內殺業永消，冤仇不立，凡諸疾苦夭橫，殃禍流離，俱可禳解矣，豈不自他兼利也哉！

節欲保身要義

印光老人曰「節欲一事，其理甚深，其關係甚大，其話甚不易說。夫天生男女，聖人法天立則，令男女居室，以為人倫之最大者，以上關風化，下承宗祧，豈為人日圖快樂，而常以欲事為事乎？貪欲之人，其精薄而無力，如種不能生芽，故難生。即生，多多皆未成人而夭，即幸而不夭，亦必單弱柔懦，無大樹立，若能保養精神，節欲半年，待其婦天癸行後，擇良宵吉期，相與一交，決定受孕，從此永斷欲事，則所生之子，不但性行貞良，欲念輕薄，而且體質龐厚，無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。

天癸即經水也，經水盡後方受孕，餘時多不受孕，經水未盡斷，不可交，交則婦即受病成帶，勿望受孕矣。人之大倫之事，豈可惡日惡時而行，故須擇良宵也。︽禮記︾︿月令篇﹀記聖王於仲春，先雷三日，奮木鐸以令兆民曰「雷將發聲，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備，必有凶災」。奮木鐸以令兆民者，令地方官聲鐸以告百姓也。容止，猶言動靜，不戒容止，謂行房事也。生子不備，即五官不全等，世每有生子，或異人類，或形體缺損，皆坐此故。必有凶災，言其父母，尚有凶禍災殃，如惡病，夭壽等，不止生子不備也。古聖王重民生，故特注意其事，奮木鐸以告之，不但震雷當忌，即大風大雨，惡星值日，及天時交節（五月、十一月，乃陰陽相爭之節，一有走泄，損傷最重，古云「此兩月內，有因犯色欲，而夫婦三年內雙亡者」，故色欲不節，四時皆傷人，惟夏至及冬至之前半月，後半月，尤必絕欲）。佛耶誕期（一歲之中，有斷宜齋戒之日，蓋神明降鑒之期，宜存敬畏，不可笑為迂拘，世人不知禁忌，將房事應戒之日，恣意觸犯，小則致疾，大則傷生，每見少年之人，精神強旺，忽遭急症而死，並有夫妻並亡，生產妖異者，大率由此，與其追悔而莫挽，何如遵戒以自新。惜命之士，幸謹守焉，戒期詳載壽康實鑒，宜請閱）皆所當忌（餘若祖先生辰忌日，暨夫婦本命生日，亦宜謹戒），此寶尊天敬聖，遵王制而敦人倫之大道，惜世人概不肯出諸口，俾其子子孫孫，體質一代劣於一代，或者少年早夭，或由欲事過度，雖不早夭，竟成衰殘，無大樹立，多半皆乃父乃母不知人倫之道之所致也。乃父乃母之不知，由於乃祖乃妣之無教也。子女成人時，當以節欲保身等委曲開導，父教女不便，母則無妨，能如此，方為真愛子女，而世之愛者，多皆任其縱欲，則其害更有甚於殺子女者，可不哀哉！聖人重胎教，於此致意，乃未胎而預教也。予濫廁僧倫，何得論夫婦房室之事，一以出家之前，曾閱過古人敦本至論，欲以饋知己而報護法之恩。一以佛為大醫王，無病不療，光為佛弟子，亦欲隨分隨力而行醫道，此病乃舉世間人之通病大病，若通病大病，任其發生滋長，而去詳治別病小病，豈非輕重倒置乎？鄧伯誠亦欲求子，光答書亦略述此意。

湖南一儒士姓劉忘其名，娶妻不與相親，妻謂曰「娶妻原為生子，汝不相親，則宗支斷絕矣」。遂親一次，即生子，因名傳支，即絕欲。妻又謂曰「一子獨立，孤無倚靠，曷若再生一子」，又親一次，復生一子，名再支。二子皆入翰院，其人一生，止行兩次房事，而又詳述房事忌日，並清心寡欲，保元育神之事，載於家乘，冀子孫世守焉。湖南友為予言之，欲求貴子，舍是而求，縱得之，亦屬僥幸，根據是而求，求則得之矣」。

福幼編

武進莊一夔在田氏著，長白海慶餘圃氏訂。

【治慢驚風心得神方】

慢驚之症緣小兒吐瀉得之爲最多，或久瘧久痢，或痘後疹後，或因風寒，飲食積滯過用攻伐傷脾，或秉賦本虛，或誤服涼藥，或因急驚而用藥攻降太甚，或失於調理，皆可致此症也。其症神昏氣喘，或大熱不退，眼開驚搐，或乍寒乍熱，或三陽晦暗，或面色淡白青黃，或大小便清白，或口脣雖開裂出血而口中氣冷，或瀉利冷汗，或完穀不化，或四肢冰冷，並至腹中氣響，喉內痰鳴，角弓反張，目光昏暗，此虛症也，亦危症也，俗名謂之「天弔風」，虛風、慢驚風、慢脾風皆此症也。若再用寒涼再行消導，或用胆星抱龍以除痰，或用天麻全蠍以驅風，或用知柏芩連以清火，或用巴豆大黃以去積，殺人如反掌，實可畏也。若治風而風無可治，治驚而驚亦無可治，此實因脾腎虛寒，孤陽外越，元氣無根，陰寒至極，風之所由動也，治宜先用辛熱，再加溫補，蓋補土所以敵木，治本即所以治標。凡小兒一經吐瀉交作，即是最危之症，若其屢作不止，無論痘後疹後病後，不拘何因，皆當急用參、朮以救胃氣，薑、桂、𣏌、熟等藥以救腎氣，不惟傷食當急救之，卽傷寒傷暑亦當急救之。蓋其先雖有寒暑實邪，一經吐瀉，業已全除，脾胃空虛，倉廩空乏，若不急救，恐虛痰上湧，命在頃刻矣。庸醫見之，皆誤指爲熱爲食，投以清火去積涼藥，立時告變，爲之奈何。與其失之寒凉，斷難生活，不若失之溫補，猶可救療，此語發明吐瀉驚風之理最爲明透，後之君子願無忽諸，今將慢驚辨症臚列於後。

慢驚吐瀉，脾胃虛寒也。

慢驚身冷，陽氣抑遏不出也（服凉藥之後往往致此）。

慢驚鼻孔煽動，眞陰失守，虚火爍肺也。

慢驚面色青黃及白，氣血兩虚也。

慢驚口鼻中氣冷，中寒也。

慢驚便小大清白，腎與大腸全無火也。

-慢驚昏睡露睛，神氣不足也。

-慢驚手足抽掣，血不行於四肢也。

-慢驚角弓反張，血虚筋急也。

-慢驚乍熱乍涼，陰血虛少，陰陽錯亂也。

-慢驚汗出如洗，陽虛而表不固也。

-慢驚手足瘈瘲，血不足以養筋也。

-慢驚䪿門下陷，虛至極也。

-慢驚身雖發熱，口脣焦裂出血，却不喜飲冷，茶水進以寒涼，愈增危篤，以及所吐之乳，所瀉之物，皆不甚消化，脾胃無火可知。脣之焦黑，乃眞陰之不足也，明矣。大凡因發熱不退及吐瀉而成者，總屬陰虛陽越，必成慢驚，並非感冒風寒發熱可比，故不宜發散，治宜培元救本，加薑、桂以引火歸源，必先用辛熱衝開寒痰，再進溫補，方爲得法，經驗二方列後。

【逐寒蕩驚湯】

此方藥性溫煖，專治小兒氣體本虛，或久病不愈，或痘後疹後，或誤服寒涼，泄瀉嘔吐，轉爲慢驚，清熱散風，愈治愈危，速宜服此，能開寒痰、寬胸膈、止嘔吐、蕩驚邪，所謂囘元氣於無有之鄉。一二劑後，嘔吐漸止，即其驗也。認明但係虚寒，即宜服之，不必疑畏也。

胡椒一錢研、炮薑一錢、肉桂一錢、丁香十粒。

右四味研爲細末，以灶心土三兩煑水，澄極清，煎藥大半茶杯，頻頻灌之，接服後方，定獲奇效。

【加味理中地黃湯】

此方助氣補血，却病囘陽，專治小兒精神已虧，氣血大壞，形狀狼狽，瘦弱至極，皆可挽囘之。如法濃煎，頻頻與服，參天救本之功有難以盡述者。

熟地五錢、當歸一錢、萸肉一錢、枸𣏌二錢、白朮三錢、炮薑一錢、黨參二錢、炙草一錢、棗仁二錢炒研、肉桂一錢、故紙二錢、炙芪二錢。

加生薑三片，紅棗三枚，胡桃二個打碎為引，仍用灶心土二兩，煮水煎藥，取濃汁一茶杯，加附子五分，煎水攬入，諒兒大小，分數次灌之，如咳嗽不止者，加蓿殼一錢、金櫻子一錢。如大熱不退，加白芍一錢。泄瀉不止，加丁香六分。只服一劑，即去附子，止用丁香七粒，隔二三日，只用附子三分，蓋因附子太熱，中病即宜去之也。如用附子太多，則小便閉塞不出，如不用附子，則沈寒，臟腑固結不開。如不用丁香，則泄瀉不止，若小兒虛寒至極，附子又不妨用至三錢，此所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用者。審之，此方乃救陰固本之要藥，治小兒慢驚稱為神劑，若小兒吐瀉不至已甚，或微見驚搖，胃中尚可受藥，嗅乳便利者，並不必服逐寒蕩驚湯，只服此藥一劑而風定神清，突如小兒尚未成驚，不過昏睡，發熱不退，或時熱時止，或日間安靜，夜間發熱，以及午後發熱等症，總屬陰虛，均宜服之。若新病壯實之小兒，眼紅口渴者，乃實火之症，方可暫行清解，但果係實火，必大便閉結，氣壯聲洪，且喜多飲冷茶水，若吐瀉交作，則非實火可知矣。

此方補造化陰陽所不足，實囘生起死有神功，倘大虚之後服一劑無效，必須大劑多服爲妙。

【治驗】

一北平黃孝廉女，甫週歲，病久不愈，余視之瘦弱已極，熱仍不退，頃之羣醫畢集，俱商用山査、神麴、荆芥、防風等味皆消導藥也。余竊謂不然，因憶︽內經︾有云「實者瀉之，虚者補之」，此女瘦弱已極，豈實症乎？然衆論譁然，未可與辨。越三日，余又往視，黃曰「我女昨大瀉下黃沫，且角弓反張，不知其故，余曰「此涼藥毒也」。黃曰「然前服山査等藥不效，復加黃連二分，遂劇」，適前醫在側甚慚，强余立方，余辭之歸，次日黃以衆方請正，余閱之乃五苓散，仍加消導發散之味，彼時本欲另立一方，又恐醫家撓阻，黃亦未必深信，因就原方加註，剖明某藥可用，某藥難投，總本張景岳直救眞陰之說，黃亦心折，因謂衆醫曰「我女病久必虚，滋陰爲上」，乃加大熟地二錢，連進二劑，其熱陡退，病亦漸愈，緣前此刻削太甚，復元較遲。

鄰友方元興有子歲餘，常見其持單買藥，詢之，方曰兒病已久，更數醫矣。今又延某醫包治此，其藥單也逾數日，泣謂余曰「某醫悔口子不生矣。君其有術乎」？細叩其故，方曰「我子體熱已久，近日氣弱神昏，腹中膨脹，吐瀉發喘，兩目上視，命在須臾。邀余往視，見其子䪿門下陷，面色青黄，取向日醫方閱之，悉是去積發散涼血之藥，與症相反。余曰「得之矣，用理中地黃湯去附子、澤瀉加枸杞、故紙」，一劑而安，又十餘劑而氣體復元矣。

余胞姪乳名文豹，素甚壯實，週歲疹後發熱兼旬日不退，咳嗽時以手捫口，喉痛可知，後數日，畫夜昏睡不醒，因延本地時醫投以清熱解表涼藥，一劑而熱立止，逾時體冷徹骨，熱復大作，再投前劑，則無效矣。又延他醫，投以苓、連、石斛等藥，非惟熱不能解，且面色青黄，三陽黑暗，大喘大瀉，愈增危篤，醫亦束手，余查痘珍諸書皆云「疹係熱症，宜用寒涼」，其說亦與症不符，姑用救陰固本平補之藥，一劑灌之，悉皆吐出。余母顧兒謂余曰「腹中作響，風已動矣。喉如雞聲，疾已塞矣，且喫乳期即吐，頭搖睛泛，氣促神昏，兩目無光，面無人色，敗症現矣。急請前醫，皆裹足不至，通查各書，俱載診後發熱不退而頭搖睛泛，吐瀉神昏，乃慢脾風不治之症，然亦不忍坐視不救，細思喉中作響，必係寒痰，蓋緣真陽外越，寒生於中，如係實火，則前此岑連之藥何至反劇，外雖極熱，內實真寒，非用大辛大熱之品，不能衝開寒痰，故前諸藥皆吐而不受，因取附子薑桂煎湯欲灌。余母曰「此兒現在發熱，且唇已開裂出血，何可再用附子」？余思︽內經︾云「假者反之」，此症非辛熱之品，終不能引火歸源以消寒滯也。雖易去附子，仍改用胡椒一錢、肉桂一錢、炮薑四片，似覺平淡，以期老母不疑。煎湯灌下，痰聲立止，又取伏龍肝沖水灌之，吐亦漸止，少頃兒忽眼動呵欠，咳嗽時，即不以手捫口，又頃，連溺小便稠濁紫黑，疹後邪毒節次盡下，似有起色。因用附子理中湯合六味地黃湯去澤瀉、丹皮，加故紙、枸杞，一劑而敗症全除，惟大熱未退，乃於前湯內復加棗仁、五味、白芍斂陰之藥，一劑而安，此正《內經》所云「治風先治血」及「甘溫退大熱」之義也。其後細審此症，咳嗽喉痛，心火燃肺金也。嘔吐泄瀉，脾腎虚寒也。用胡椒薑桂，所以開壅喉之寒痰也。用灶心土者，補土所以敵木也。木平則風息，土旺則金生，金既得生，火不能剋，則向者剋肺之邪火仍返而歸心。心爲君主之官，邪不能犯，心與小腸相表裏，故疹毒傳入膀胱，下溺爲紫黑色也。余弟云「此兒疹後發熱，誤服寒涼，命幾不測，得吾兄方藥，眞不啻起白骨而肉之，實如再生，爰其名藥生，將來即取字曰佩伯，誌不忘也。一知半解，請政高明，聊記簡末，以備方家採擇，或者於活人之術不無小補云爾。

續附醫案四則

余胞姪鈞守南陽時，生一女，偶爾傷食，中州醫者必以九製大黃丸，推蕩之，每月二次，屢經剋伐，至二歲，此女脾胃大傷，瘦弱至極，陰虛夜熱，昏睡露睛，忽成慢驚，庸醫尚不知其為不足症，乃以五苓散加黃連四分，下咽即結胸不語，次日斃命，中虛生寒，再進黃連，未有不斃者。

余姻親家人之子，甫二歲，其母已逝，乳母哺之，飲食不調，髮黃氣短，發熱腹脹，虛弱之形已現，奈醫者堅稱內熱，進以寒涼，吐瀉不止，遂成慢驚，有鄰人授以福幼編一本，其父與醫商，醫曰「小兒純陽之體，何可用此熱藥」，乃向藥包中取出抱龍丸一粒，研而灌之，尚未灌完而已斃矣。

六安廣文程公之子，九歲，久病不愈，泄瀉抽搐，懨懨一息，醫曰「已成慢驚，雖神醫來此，亦難為力」。廣文呼號求救，幾不欲生，同學宋孝廉以余向贈之福幼編授程。程閱而疑之宋曰「此子已無生理，舍此更無他術，服此溫補之劑，或可挽回倉猝」，問無肉桂遂以桂子四錢研碎加入理中地黃湯內，如法濃煎，頻頻與服，一劑驚止，又三劑全愈。乾隆壬子年，余回六安，宋孝廉親口言之也。

裕州刺史徐公獨子，十歲，氣體本虛，病後大熱不退，屢服涼藥，泄瀉嘔吐，角弓反張，諸症作矣。醫畢至，仍係清熱解表，病勢更加，萬無生理。少府史某者諧署求見，司閽曰「本官有少爺染患慢驚，命懸旦夕，不暇會晤」，史曰「我之來因慢驚，非公事也」。即延之入，徐曰小兒慢驚瓌症，醫技已窮，君能救之乎」？史袖出福幼編曰「此前莊本府之胞叔所著，專治慢驚，但其方與古書不同，應否與服，堂翁其自主之」。徐曰「著書人斷無孟浪之理」，即遵照編內之方不減分毫，用逐寒蕩驚湯一劑，喉間塞痰已開，接服理中地黃湯四劑，驚止熱退，全愈。余胞弟一鵬，彼時在南陽，已知大略，後史尉至湖北，親口言之更詳。自丁酉至今，二十餘年，此編愈人甚多，聊記數條，以備酌用，閱者益可堅信，無致貽誤也。

跋

舅氏在田，莊君余慈，親胞弟也，心存濟世，性嗜岐黄，昔年余守荆州，舅氏在署，治愈內外沈疴，不可枚舉，楚人咸以神醫稱之。丁已春，舅氏復來荆南，出其所著遂生編，專治痘科，屢試屢驗，委係天下兒孫之福，每見愚夫愚婦，子出痘，誤聽庸醫，不知培補氣血，肆用寒涼尅削，因而斃命，心焉傷之，此書斟酌萬全，言簡而該，無法不備，不特痘科當奉為圭桌，而濟世陰功莫大，於是亟請付之梓人，以公同好，殆與昔年所刊福幼編並傳海內也。夫是為跋，時嘉慶丁巳清和月賜進士出身，湖北荆宜施道生崔龍見謹撰。

己已冬，敏奉命督糧南楚，適在田先生先我𦲷止，晤時出其所作福幼遂生二編，知係家大人同守長沙時，捐資刊刻，并級以序，讀至閱斯篇者，設非確有卓見，幸毌意為增減，又致自誤。是編之美備，既詳且盡，敏豈能復贊一辭，惟自戊午歷今已閱十稔，刷印既多，板片日就模糊，爱捐俸重刊，俾得廣為傳布，藉以體家大人與人為善之心，即所以彰在田先生遂生、福幼之至意云爾。

欽命湖南督理通省糧儲道世愚姪恆敏謹跋